



新話

寛政  
注

~21  
3507  
1



門 21  
號 2507  
卷 1



剪燈新話序

余既編輯古今怪竒之事以為剪燈錄  
凡四十卷矣好事者每以近事相聞遠  
不出百年近止在數載襍積於中日新  
月盛習氣所溺欲罷不能乃援筆為文  
以紀之其事皆可喜可悲可驚可怪者  
所惜筆路荒蕪詞源淺狹無崑目鴻耳  
之論以發揚之爾既成又自以為涉於



語恠近於誨淫蔽之書竒不欲傳出客  
聞而求觀者衆不能盡欲之則又自解  
曰詩書易春秋皆聖筆之所述作以爲  
萬世大經大法者也然而易言龍戰于  
野書載雉雉于鼎國風取媯奔之詩春  
秋紀亂賊之事是又不可執一論也今  
余此編雖於世教民彝莫之或補而勸  
善懲惡哀窮忤屈其亦庶乎言者無罪

聞者足以戒之一義云爾客以余言有  
理故書之卷首洪武十一年歲次戊午  
六月朔日山陽瞿佑書于吳山大隱堂

### 剪燈新話序

昔陳鴻作長恨傳并東城老父傳時人  
稱其史才咸推許之及觀牛僧孺之幽  
恠錄劉斧之青瑣集則又述竒紀異其

事之有無不必論而其制作之體則亦  
工矣鄉友瞿宗吉氏著剪燈新話無乃  
類是乎宗吉之志確而勤故其學也博  
其才充而敏故其文也贍是編雖裨官  
之流而勸善懲惡動存鑒戒不可謂無  
補于世矧夫造意之奇措辭之妙粲然  
自成一家言讀之使人喜而手舞足蹈  
悲而掩卷墮淚者蓋亦有之自非好古

博雅工於文而審於事曷能臻此哉至  
於秋香亭記之作則猶元稹之鶯鶯傳  
也余將質之宗吉不知果然否洪武二  
十年夏四月錢塘凌雲翰序

剪燈新話引

余觀宗吉先生剪燈新話其辭則傳奇  
之流其意則子氏之寓言也宗吉家學

淵源博及群集屢薦明經母老不仕得  
肆力於文學余嘗接其論議觀其著述  
如閱武庫如遊寶坊無非驚人之奇希  
世之珍是編特武庫寶坊中之一耳然  
則觀是編者於宗吉之學之博尚有考  
也洪武十四年秋八月吳植書于錢塘  
邑庠進德齋

剪燈新話詩

并序

余觀昌黎韓子作毛穎傳柳子厚讀而  
竒之謂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  
力不敢暇古之文人其相推獎類若此  
及子厚作謫龍說與河間傳等後之人  
亦未聞有以妄且淫病子厚者豈前輩  
所見有不逮今耶亦忠厚之志焉尔矣  
余友瞿宗吉之為剪燈新話其所志怪

有過於馬孺子所言而淫則無若河間之甚者而或者猶沾沾然置喙於其間何俗之不久也如是蓋宗吉以褒善貶惡之學訓導之間游其耳目於詞翰之場聞見既多積累益富恐其久而記憶之或忘也故取其事之尤可以感發可懲創者彙次成編藏之篋笥以自怡悅此宗吉之志也余不敏則既不知其是

亦不知其非不知何者為可取何者為可譏伏而觀之但見其有文有詩有歌有辭有可喜有可悲有可駭有可嗤信宗吉於文學而又有餘力於他技者也宗吉索余題故為賦古體一首以復之云

山陽才人疇與侶開口為今闔為古春以桃花染性情秋將桂子薰言語感離

前燈新詩 卷二  
撫遇心怛怛道是無憑還有憑沉沉帳  
庭晝吹笛啾啾窓間宵剪燈條而晴兮  
忽而雨悲兮欲啼喜欲舞玉蕭倚月吹  
鳳凰金柵和煙鎖鸚鵡造化有跡尸者  
誰一念才萌方寸移善善惡惡苟無失  
惟恠竒竒將有之丈夫未達虎為狗濯  
足滄浪泥數斗氣酣骨聳錚有聲脫憤  
目光如電走道人青蛇天動搖不斬尋

常花月妖茫茫塵海漚萬點落落雲松  
酒半瓢世間萬事幻泡尔徃徃有情能  
不死十二平山誰道深雲母屏風薄如  
紙鷺鷥宅前芳草迷燕燕樓中明月低  
從來松栢有孤操不獨鴛鴦能並棲久  
在錢塘江上住厭見潮來又潮去燕子  
啣春幾度回斷夢殘魂落何處還君此  
編長嘯歌便欲酌以金叵羅醉來呼枕

睡一覺高車駟馬遊南柯

洪武己巳六月六日睦人佳衡書于紫

薇深處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剪燈新話跋

余幼時觀洪邁夷堅志嘗恠其好奇之甚然獨百事有於昔於今乃不自之耶故置之不復詳覽非特自矜於已又恐見誣於人及考邁在南宋時為內翰春秋之筆寓於德暴間將使後世之善心者感發之而惡志者懲創之盖少補於教化之方云余同門友瞿宗吉輯其間



見之實書於簡編則不拘於德暴而  
 誣其說蓋亦自負董狐之才將以擴著  
 述之志云尔今宗吉學富才苑余何企  
 及哉第因不鄙出以見示故敢書千卷  
 端洪武辛酉重陽前一日嚴陵金冕於  
 唐昌邑庠之由義西齋寫

余以初學其意亦未可謂其於書之  
 更益諒其詞

前燈新話目錄

第一卷

水宮慶會錄

三山福地志

華亭逢故二記

金鳳釵記

聯芳樓記

第二卷

令狐生冥夢錄

天台訪隱錄

滕穆醉遊聚景園記

牡丹燈記

涓塘奇遇記

第三卷

富貴發跡司志

永州野廟記

申陽洞記

愛卿傳

翠翠傳

第四卷

龍堂靈會錄

太虛司法傳

修文舍人傳

鑑湖夜泛記

綠衣人傳

附錄

秋香亭記

目錄

剪燈新話奇解卷之一

山陽瞿佑宗吉著

滄洲

訂正

垂胡子

集釋

水宮慶會錄

至正

元順帝年號

甲申歲湖州

古閩越之地今隸廣東布政司

士人余

余

秦由余之後也

善文於所居白晝閑坐忽有力士二人黃巾

綉襖

音與以綉為袍也

自外而入致敬於前曰廣利王

唐天寶十

載正月詔以南海神祝融封為廣利王

奉邀善文驚曰廣利洋海之神

善文塵世之士幽顯路殊安得相及二人曰君但請

行毋用辭阻遂與之偕出南門外見大紅船伯所有

紅馬船隻此云大紅船即紅船之大者泊於江許水涯登船有兩黃龍

挾之而行速如風雨瞬息瞬息目動也息呼吸也已至

止於門下二人入報頃之頃本一作頃頃頃時也請入廣利降

階而接曰久仰聲華坐屈冠蓋使者冠冕自蓋也平原君傳云冠蓋相屬

幸勿見訝遂延之上階與之對坐善文跼蹐魏於幸勿見訝遂延之上階與之對坐善文跼蹐也

退遜廣利曰君居陽界天下有四界天少步也自安之意不相統攝可毋辭也

界寡人處水府廣記云南海水府仙官是也

善文曰大王貴重僕乃一介寒儒敢當盛禮固辭廣

利左右有二臣曰鼂參軍鼂似鼈而大參軍主簿各開府

官屬如桓温幕下以王珣超短主簿都追髯參軍之類超出奏曰客言是也王可

從其所請不宜自損威德有失觀視廣利乃居中而

坐別設一榻於右命善文坐乃言曰弊居僻陋蛟鱓

蛟龍屬無角四足細頸大者數圍如一二石瓮鱓似蜥蜴長一丈水滸吞入或作鱓柳文永州記鱓大者數丈一生百知及成其形之與隣魚鱓之與居無則有為地為蛟為龜者甚靈

以昭示神威聞揚帝命今欲別構一殿命名靈德

工匠已舉木石咸具所乏者惟上梁文爾上梁文自唐李始凡

建宮殿上梁之時側聞君子負不世之才蘊濟時之

頌美作室之意略故特奉邀至此幸為寡人製之即命近侍取白玉

之硯捧文犀之管以為文犀角并鮫綃博物志云鮫人

出寄寓人家賣綃臨去從主人索大許置善文前善

文俯首聽命一揮而就文不加點其辭曰

伏以天壤之間海為最大人物之內神為最靈既

屬香火燒香燃燭即祠之依歸可之廟堂南海神

州海中刺史常以之壯麗是用重營寶殿新揭華

名掛龍骨以為梁鑿光耀日緝魚鱗楚詞云魚鱗

而作瓦瑞氣蟠空列明珠白壁之簾櫳也接青雀

黃龍青雀畫彩鸞黃龍刻黃龍之舸艦瑣窓

風調鎮南滇八千餘里天高地厚垂後世億萬斯

年通江漢之朝宗禹貢江漢朝宗于海註春見日

諸侯之朝受溪湖之獻納即進獻納天吳紫鳳

水神山海經云天吳虎身人面八手八足八尾青

多紫柏詩天吳及紛紜而到鬼國羅刹

紫鳳顛倒在短榻鬼卒也利

面之狀次第而來歸殿名魯恭王

文考賦有云巋然獨  
存註高大堅固貌  
美哉如漢景福殿名漢當作

建何平叔賦首句大哉引也蠻荆荆州之南而

引引也越有東西越之別種即今閩中求壯宏

規叫閭闔各而呈琅玕石之似珠者也韓詩排

宜興善頌遂為短唱助舉脩梁

拋猶置也梁東方丈蓬萊三神山在東海中周回三

飾之樹葉花實人食之不老指顧中笑看扶桑東方朔十洲記

長數千丈一千餘圍兩幹同根相倚是以名扶桑

淮南子曰日出賜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

明也三百尺金鷄啼罷日輪紅桃都山有樹曰桃都

有天雞鳴而天下鷄隨之鳴

拋梁西弱水禹貢弱水既西註柳宗元曰西海流

沙在沙州西其沙隨路不迷後夜子夜瑞池王母

降神仙通鑑云西王母太陰之精天帝之女人身

駕八駿升崑崙遂賓西雙青鳥漢武故事云人

飛武帝時從西方來問東方朔曰此鳥西王母使者王母欲來有頃而至青鳥披侍也

拋梁南巨浸韓詩巨浸連空漫漫萬族涵要識封

壇寬幾許太鵬莊子云北冥有魚為其名為鵬化

南 飛盡水如藍

拋梁北眾星綯音懸爛環宸極北辰天遙瞻何處之樞也

是中原一髮青山中浮翠色

拋梁上乘龍夜去陪天仗袖中奏罷一封書盡與

蒼生除禍瘴瘴本作障禍障出佛語魔障災障之類

拋梁下水族紛綸承德化清曉頻聞贊拜聲江神

乃江水之神文選江賦奇河伯廣記云馮夷服八相得道於江故居江為神

魚身抱朴子云馮夷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朝靈駕

仗願上梁之後萬族歸仁百靈仰德珠官貝闕楚辭

關兮珠宮註紫貝南應天上之三光日月星也袞衣袞龍衣也

綉裳備人間之五福洪範九五福壽富康寧攸好德孝終命也書罷進皇

廣利大喜上日落成落即始也官室成而祭之發使

詣東西北三海請其王赴慶殿之會翌日三神東海

王西海廣德王北海廣澤王皆至從者千乘萬騎神蛟毒蜃音信

也能運氣於空中作樓閣之形也踴躍後先長鯨大者數千里鼓浪成雷噴沫為雨

大鯤奔馳左右魚頭鬼面之卒執旌而操戈戟者

又不知其幾多也是日廣利頂通天之冠諸侯王冠

飾如唐憲宗通御絳紗之袍秉碧玉之圭瑞玉書舞

天御帶之類典五瑞註

公執相趨迎於門其禮甚肅三神亦各盛其冠冕嚴  
 其劔珮威儀極儼恪儼正也恪敬也禮記云儼威儼恪但所服之袍  
 各隨其方而色不同焉叙暄涼畢暄煖也涼冷也謂叙慰冷煖之候也  
 揖讓而坐善文亦以白衣坐於殿角方欲與三神叙  
 禮忽東海廣淵王座後有一從臣鐵冠而長鬚者鬚也  
也左傳楚子享公使長鬚者相又北號赤鯁音唐齋許惇鬚髯下垂至帶號長鬚公鯁與李同音鯁鯁魚為赤鯁公躍出廣利前而請曰今茲貴殿落成  
 特為三王而設斯會雖江漢之長川澤之君咸不得  
 預席其禮可謂嚴矣彼白衣而未坐者為何人斯乃

敢於此唐突也唐突或作塘突觸犯也廣利曰此乃潮陽秀士  
 余君善文也吾構靈德殿成請其作上梁文故留之  
 在此爾廣淵遽言曰文士在座汝烏得多言姑退赤  
 鯁公乃赧然而下已而酒進樂作有美女二十人搖  
 明璫充耳環也曳輕裾衣後也於筵前舞凌波之隊歌凌波  
 之詞曰唐玄宗夢一女來言妾凌波池中女願賜一曲帝覺而作凌波詞  
 若有人猶言如是人也兮波之中折楊柳兮採芙蓉  
 振環兮瓊瑤琴音求本作球玉磬也鏘鳴兮玲瓏衣翩  
 翩飛貌兮若驚鴻身矯矯輕舉貌兮如游龍輕塵生兮

羅襪全用洛神賦句斜日照兮芳容蹇偃蹇也獨立兮西復

東羗葦語端猶乃也可遇兮不可從忽飄然而長社御冷

冷之輕風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

舞竟復有歌童四十輩倚新粧飄香袖於庭下舞採

蓮之隊歌採蓮之曲曰二十四曲之一高賢曰秦川唱採蓮今競渡船唱齊繞引

也

桂棹棹也任昉述異記云木蘭樹名多生潯陽江上曾班刻以為舟兮蘭舟泛波

光兮遠遊捐予玦兮別浦玦如環而小有缺者取裁決之義楚辭捐余玦

兮澧浦遺余佩兮江中解予佩兮芳洲芳草所生之處也波搖搖兮

舟不定折荷花兮斷荷柄露何為兮沾裳風何為

兮吹鬢棹歌引棹而歌也起兮綵袖揮翡翠散說文赤

兮鴛鴦飛鴛鴦文禽也似鳧而毛有文彩雌雄未嘗相離

張蓮葉兮為蓋緝藕絲兮為衣藕蓮根放翁詩細

日欲落兮風更急微烟生兮淡月出早歸

來兮難久留對芳華兮樂不可以終極列女傳陶

樂極哀生

二舞既畢然後擊靈鼉之鼓鼉似蝮蜥其皮堅厚吹

玉龍之笛眾樂畢陳觥籌柳子序飲當飲者舉觥籌交

韓愈祭文罰籌謂毛



錯於是東西北，二神共捧一觥致善文。前日吾等僻  
處遐陬，不聞典禮。今日之會，獲觀盛儀，而又幸遇太  
君子在座，光彩倍增。願為一詩以記之，使流傳於龍  
宮水府，抑亦一勝事也。不知可乎？善文不敢辭，遂獻  
水宮慶會詩二十韻。

帝德乾坤大神功，嶺海安淵宮開棟宇。水路息波

瀾，列爵公侯伯子男也唐以王亦王侯貴分符符

地界寬威靈聞赫奕，事業保全完南

極常通奏炎方南方屬火故稱炎方永授官登堂朝玉帛諸

設宴會製冠鳳舞三層蓋凡蓋皆有

龍馱七寶鞍車珠珊瑚琥珀瑪瑙火傳書雙鯉

躍齊滄子釣荷澤得鯉腹中有素書古詩客從遠

扶輦六龍蟠列子云渤海東有五山無連着隨波

王母調金鼎太妃捧玉盤宋與化府甯人都

盃疑紅琥珀李賀詩琉璃

袖拂碧琅玕座上湘靈舞頻將錦瑟

彈湘靈堯女舜妃即娥皇女英也錦瑟李商隱詩

見江上曲終漢女至忙把翠旗省漢女列仙傳云

數峯青遊於江漢之濱逢鄭交甫解佩與之翠旗翠鳳瑞

旗樂府舉麾止作者也杜詩金支翠旗光有無

霧迷珠箔祥烟透畫欄屏開雲母瑩本草有五色

銀簾捲水晶寒共飲三危露三危在雍州之戴呂

也有三危之露山谷詩蘭同餐九轉丹即黃庭經八

香滋九魄露味挹三危煉丹也九轉良辰宜酌酹醉甚樂事稱盤桓遲留異

味充喉舌靈光照肺肝渾如到壺率二十三天第

天又似夢邯鄲開元中呂翁經邯鄲有盧生者同

困危翁取囊中通中枕授之曰枕此當榮如願生

但記身適枕穴中未幾登第出入將相五十年榮

盛無比忽欠伸而覺翁在傍黃梁尚未熟獻酢陪高會歌呼得盡權

題詩傳勝事春色滿毫端

詩進座間大悅已而日落咸池日落處月生東谷諸

神大醉傾扶而出各歸其國車馬駢闐衆盛之聲猶

逾時不絕明日廣利特設一宴以謝善文宴罷以玻

黎盤青丰盛照夜之珠搜神記云隨侯見大蛇之

光照百通夫之犀格物志云角中有二脉氣直貫

里也通夫之犀上下者謂之通夫犀照之雞則

雞為之為潤筆之資古人借入述世德者必有

戲日筆乾譌日出為方岳杖復命二使送之還郡善

策言歸不得一文何以潤筆

文到家推所得於波斯西域國名寶肆鬻焉鬻賣也獲財億萬計遂為富族後亦不以功名為意棄家求道徧遊名山不知所終

三山福地志

元自實山東人也本朝會充青之地為山東道生而質鈍不通詩

書家頗豐殖貨財生殖也以田庄為業田中廬舍曰庄杜詩巨壑拔十庄

同里有繆君者繆氏宋繆公之後除得閩中一官別種蠻也

叔熊避難於濊蠻蠻人分七種故云七閩也缺少路費於自實處假銀二

百兩自實以鄉黨相處之厚不問其文券如數貸之

至正末山東大亂元史妖人劉福通等起兵陷山東自實為羣盜所

劫家計一空時陳有定據守福建七閩頗安陳有定為福建

繆君而投托焉至則繆君果在有定幕下當道用事

威權隆重門戶赫奕自實大喜然而患難之餘跋涉

道途草行日跋水行日涉衣裳藍縷敝衣也容貌憔悴勞苦見於貌也未

敢遽見也乃於城中僦猶借也屋安頓止也其妻拏整飾

也其冠服上日而往適值繆君之出拜於馬首初似

不相識及叙鄉井通姓名方始驚謝即延之入室侍

以賓主之禮良久啜本一作飲茶而罷明日再往酒果  
三盃而已落落不相無顧念之意亦不言銀兩之事  
自實還家旅寓荒涼妻孥怨詈曰汝萬里投人所幹  
何事今為三盃薄酒所賣即便不出一言吾等何所  
望也自實不得已又明日再往訪焉則似已厭之矣  
自實方欲啟口繆君遽曰向者承借路費銘心不忘  
但一宦蕭條俸入微薄故人遠至豈敢辜恩辜孤同  
陵書陵雖事望以文券付還則當如數陸續也酬  
納也自實悚然曰與君共同鄉里自少交契深密承

命周急補不足也素無文券今日何以出此言也繆君正  
色曰文券誠有之但恐兵火之後君失之耳然券之  
有無某亦不較惟望寬其程限使得致力焉自實唯  
唯而出恠其言辭矯也安負德若此羝羊觸藩易九  
二羝羊觸藩羸進退惟谷詩柔柔篇人亦有言半月  
其角羝牡羊也進退惟谷進退惟谷註谷窮也半月  
之後再登其門惟以溫言接之終無一錢之惠展轉  
推托遂及半年市中有一小庵自實往繆君之居適  
當其中路每於門下憇息庵主軒轅翁者有道之士  
也見其往來頗以與之叙話因而情熟時值季冬已

迫新歲自實窮居無聊聊賴也無所詰繆君之居拜且

泣曰新正在通妻手飢寒囊乏一錢瓶無儲粟向者

銀兩今不敢求但願捐斗水而活涸轍之枯莊周貸

河侯曰吾將得邑金貸汝周曰昨來中道見轍中

鮒魚呼曰豈無分斗之水而活我乎周曰待決西江

水而活汝鮒魚曰不如下壺殮而救醫桑之餓中山

索我於枯魚之肆也走有二人挈戈隨之曰父餓且死君下壺殮食之故

來死取左宜二年初趙宣子有田於首山舍于醫桑

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

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

乏而為簞食與肉真諸囊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

倒載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醫桑餓人也此

則故人之賜也伏望憐之憫之哀之恤之遂匍匐

地伏

也又曰手於地繆君扶之起屈指計日之數而告之

足并行也日更及一旬當是除夕歲除之夕明楚記年隨夜君

可於家專待吾分祿米二石及錢一定元食貨法錢

令人馳送於宅以為過歲之資幸勿以少為恠且又

再三丁寧後漢即凱傳丁寧毋用他出以候之自實

感謝而退歸以繆君之言慰其妻子至日舉家懸望

自實端坐於床令稚子於里門覘窺也之須臾奔入曰

-5 190 35 880" data-label="Text">

有人負米至矣急出候焉則越其廬而不顧自實猶

-45 190 75 880" data-label="Text">

謂來人不識其家趨往問之則曰張負外之媿餉也

-85 190 115 880" data-label="Text">

周禮

註進食於館賓者也默然而返頃之稚子又入告曰

有人携錢來矣急出迓焉則過其門而不入再往扣

之則曰李縣令之贖贈行者遊客者也憮然而慙失

如是者凡數度至晚竟絕影響明日歲且矣反為

所誤粒米束薪俱不及辦妻子相向而哭自實不勝

其憤陰礪白刃坐以待旦鷄鳴鼓絕遂投繯君之門

將候其出而刺之刺音赤是時震方未啓道無行人

惟小庵中軒轅翁方明燭轉經當門而坐見自實前

行有奇形異狀之鬼數十輩從之或握刀劍或執椎

鑿披頭露體勢甚凶惡一飯之頃則自實復向有金

冠玉珮之士百餘人隨之或擎幢蓋或舉旌幡和容

婉色意甚安閑軒轅翁正測區不可也謂謂其已死

矣誦經已罷急往訪之則自實固無恙憂也一說虫

者古者草居多被此毒故相問無恙乎神異經云坐

定軒轅翁問曰今日之晨子將奚適何其去之忽々

而回之緩々也願得一聞自實不敢隱具言繆君之

不義今我狼狽獸名狼似犬銳頭白頰高前廣後狹

符遠日今卓實礪霜刃於懷將往殺之以快意及至

狼狽

其門忽自思曰彼實得罪於吾妻乎何尤焉且又有  
老母在堂今若殺之其家何所依寧人負我母我負  
人也遂隱忍而歸耳軒轅翁聞之稽首而賀曰吾子  
將有後祿神明已知之矣自實問其故翁曰子一念  
之惡而凶鬼至一念之善而福神臨如影之隨形如  
聲之應響固知暗室之內造次也急遽之間不可萌心  
而為惡不可造罪而損德也因具言其所見而慰撫  
之且以錢米少許周其急然而自實終鬱鬱不樂至  
晚自投於三神山下即九仙烏右越王三山皆在福州城內盤根連者為一形勝

奇跡異蹤夙著傳記陳軒詩城裏三山八角井中地志  
古越都相望樓閣接蓬壺指此山也  
不載今詳文意井在城中者二而白龜井在府西南  
烏石山下素稱靈秘疑即此井鑿成八角而俗號為  
八角井也其水忽然開闢兩岸皆石壁如削中有狹徑僅  
通行履自實捫壁而行將數百步壁盡路窮出一術  
古巷口則天地明朗日月照臨儼然別一世界也見  
大宮殿金書其榜曰三山福地自實瞻仰而入長廊  
晝靜古殿煙消徘徊四顧聞古竟切無人蹤惟聞鐘  
磬之聲隱古殷於雲外飢餒頗甚行不能前因臥  
石壇之側忽一道士曳青霞之裾振明月之珮至前

呼起之笑而問曰翰林識旅遊滋味乎自實拱而對曰旅遊滋味則盡足矣翰林之稱一何誤乎道士曰子不憶草西蕃詔西蕃即西夷即古吐蕃也詔照於也天子以令為詔如日之照臨於與聖殿乎自實曰某山東鄙人布衣賤士生歲四十四目不知書平生未嘗遊覽京國何有草詔之說乎道士曰子應為飢火此佛語飢者心熱懊惱眼生火光遍滿虛空身在火中是心火失性也所惱不暇記前事耳乃於袖中出梨棗數枚令食之曰此謂交梨火棗也真誥云交梨火棗飛騰仙藥胸中荆棘不除交梨火棗一不生註荆棘喻物欲梨棗喻真元食之當知過去未來事自實食訖惺

然明悟因記為學士時草西蕃詔於大都興聖殿側元太祖克熱京路大興府世祖四年遷都於此九年始改名大都如昨日焉遂請於道士曰某前世造何罪而今受此報耶道士曰子亦無罪但在職之時以文學自高不肯汲引後進故令世令君愚懵愚闇也而不識字以爵位自尊不肯接納游士故今世令君漂泊而無所依耳自實因指當世達官而問之曰某人為丞相而貪饕音叨濫也四凶有饕餮之各不止賄賂公行異日當受何報道士曰彼乃無厭鬼王地下有十爐以鑄其橫非理也財今亦福滿矣當受



幽囚之禍又問曰某人為平章而不戢禁止也軍士殺  
害良民異日當受何報道士曰彼乃多殺鬼王有陰  
兵三百皆銅頭鐵額輔之以助其虐今亦命衰矣當  
受割截之殃又問某人為監司肅政廉訪使而刑罰不振  
某人為郡守而賦役不均某人為宣慰不聞所宣之  
何事某人為經略不聞所略之何方然則當受何報  
也道士曰此等皆已枉械在手曰械加其身縲綑縲索  
繫罪人繫其頸腐肉穢骨待戮餘魂何足算也自實  
因舉繆君負積之事道士曰彼乃王將軍之庫子財

物豈得妄動耶道士因言不出二年世運變革大禍  
將至甚可畏也汝宜擇地而居否則恐預池魚之殃  
東魏杜弼檄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楚國亡猿禍延林木廣韻註池魚人名非是池魚與林木對說作句謂城門救火其殃必及池中魚也自實之指避兵之地道士曰福清  
可矣又曰不若福寧福清福寧皆福州屬縣也言訖謂自實曰汝  
到此久家人懸望今可歸矣自實告以無路道士指  
一徑令其去遂再拜而別行二里許於山後得一穴  
出到家則已半月矣急携妻子逕往福寧村中墾開  
田治圃而居揮大鏹鏹也之際錚然作聲獲瘞埋也銀四

錠元入以金銀五兩十兩家遂稍康其後張氏集印

元史云張士誠者泰州白駒場亭人遺其弟士信通取元丞相達識帖睦爾所掌符印而拘殺之達

丞相被拘大軍臨城陳平章遭擄言至正未大明兵取福建而平章陳

有定其餘官吏多不保其首領左傳宋穆公曰而繆

君為王將軍者所殺家貲皆歸之焉以歲月計之僅

及三載而道士之言悉驗矣

華亭逢故人記

松江古會稽郡今直隸南京士人有全賈二子者皆富有文學

豪放自得嗜酒落魄音托猶言落托不拘小節每以

遊俠自任史記汲黯傳好游俠註言能相從游行俠持之事荀悅曰立氣齊作威福結朋交以

立強於世謂之游俠漢宣紀任俠註言同是非為俠所謂權行州里力抗公侯是也至正末張

氏據有浙西即浙江之西紹興等府也松江為屬郡二子來往其

間大言雄辯旁若無人豪門巨族望風承接惟恐居

後全有詩曰

華髮衝冠感二毛班白西風涼透鷓鴣袍鷓鴣西

五色似鳳西京雜記云司馬相如初與卓文君還成都居貧愁懣所着鷓鴣裘每貫酒為歡仰

天不敢長嘯氣化作虹霓萬丈高雄曰虹雌曰霓本音鼻俗音倪

沈約亦訓為真今姑從俗

賈亦有詩曰

四海干戈未息肩

左傳子駒請息肩於

書生豈合

老林泉袖中一把龍泉劍

或云龍淵以龍淵水淳之能堅利故名事具聯

芳樓

撐柱東南半壁天

半壁猶言半面漢司馬相如傳家徒四壁立言肆所

以障隔四面今天下分裂羣雄各據方隅東南之吳猶半壁之天也

其詩大率

音律太

類是人益信其自負其元年

大明高皇

帝初建國號為吳元年即至正二十五年也

國兵圍姑蘇未拔

張士誠陷泰州據高

郵僭稱成王凡四年攻陷姑蘇請降元詔為太尉七年復反吳兵圍姑蘇士誠聚其族于齊雲樓舉火焚之自縊不死遂就禽姑蘇即蘇州

上洋

即上海縣

人錢鶴皋

起兵援張氏二子自以嚴莊尚讓為比

嚴莊初為安祿山掌簿後

為御史大夫及廣平王之伐也莊妻薛舍獲嘉詣營曰莊欲降乃約莊賜鐵券莊降授司農卿尚讓黃巢將尚君長弟初為衝天大將軍杖策登門

後與唐陳景瑜戰不利乃降

鄧禹傳杖策追及於

興等郡未幾師潰

民逃其

皆赴水死洪武

高皇帝姓朱氏諱元

章中都鳳陽府人及滅元氏改國號曰大明改元洪武

四年華亭士人石若虛

有故出近郊素與二子女善忽遇之於途隨行僮僕

數人氣象宛

坐見

如平昔迎謂若虛曰石君無恙乎

若虛忘其已死與之揖讓班荆

班荆也左傳設子遇伍舉於郊班荆與食

而坐於野談論逾時全忽慨然長嘆曰諸葛長民有

言貧賤長思富貴富貴復履危機此語非確論苟慕

富貴危機豈能避諸葛長民晉人劉裕誅劉毅長民謀欲為亂猶豫未決既而嘆曰貧

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今日欲為舟徒布衣豈可得也晉張載嘗作確論言堅確一定之論也

世間寧有揚州鶴耶廣記有客各言所志或願揚州刺史或願腰纏十萬貫或願乘鶴上天一人云願腰纏十萬貫乘

當遺真萬年此數語出相溫傳劉黑闥既立為漢東王劉黑闥

州漳南人唐武德四年范願高雅賢謀反上所主劉氏吉謁黑闥以告黑闥在家鉏菜見雅賢喜仍殺牛饗士乃起兵後為諸葛德

威所敗罵曰徇革負我臨死乃云我幸在家鉏菜

為高雅賢輩所誤至此陋哉斯言足以鼓千古一笑

也賈曰黑闥何足道如漢之田橫橫自立為齊王及漢高祖得天下與

其徒入海島高祖召之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不來且舉兵加誅橫與客二人乘傳詣洛陽未至二十里

謂二客曰橫始與漢祖俱南面稱孤今漢主為天子橫乃為亡虜而北面事之耻已甚矣自剄而死高祖

以王禮葬之其二客穿其塚旁孔皆自剄下從之客在海島者尚五百人帝使使召之聞橫死皆自殺

唐之李密密隨人大業未說翟讓起兵唐高祖以書戮力執子嬰於咸陽宣商辛於牧野豈不盛哉唐祖

笑曰密妄自矜大非折簡可致不如思辭推獎乃使人推為盟主密喜後兵敗入關高祖使人迎勞密喜

謂其徒曰吾功不減實融豈不以台司處我及至拜光祿卿封

邢國公亦可謂鐵中錚錚者也漢光武謂徐宣曰卿鐵中錚錚庸中

校校橫始與漢祖俱南面稱孤耻更稱臣逃居海島  
 者者可以死矣乃眩於大王小侯之語行至東都而死密  
 之起兵唐祖以書賀之推為盟主及兵敗入關乃望  
 以台司三公上應二台故見處其無知識如此大丈  
 夫死即死矣何忍向人嗾下取氣耶夫韓信信佐高  
 帝定天下下後與陳豨謀反事覺夷三族建炎漢之業漢用火德卒受誅夷劉  
 文靜啓晉陽之祚文靜與官監裴寂說弘化留守李  
 淵起兵晉陽伐隨受禪後文靜自  
 以材能與裴寂遠甚而寂用舊恩居右意不平遂有  
 隙後文靜妾失寵其兄上變告即下吏臨刑撫膺曰  
 鳥盡弓藏鳥盡弓藏終加戮辱彼之功臣尚爾於他人何有哉全

曰駱賓王佐李敬業起兵檄武氏之惡及兵敗也復  
 能優游靈隱詠桂子天香之句檄徵兵之文曉慰軍  
 人七歲能詩賦李敬業勸之孫賤為柳州司馬起兵  
 謀誅諸武武氏即武后照也駱賓王檄其畧曰  
 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試觀今日之城中竟  
 誰家之天下后見之瞿然曰誰為之或曰賓王對后  
 曰宰相失人唐宋詩話宋之問至江南遊靈隱寺月  
 夜行吟曰驚巖鬱岩巖龍官隱寂寥下監搜奇久之  
 有老僧曰夜深不寐吟風甚苦何耶之問答曰欲留  
 題此寺而與思不屬試吟上聯僧曰何不道樓觀滄  
 海日門對浙江潮之問粵然遂續吟終篇曰桂子月  
 中落天香雲外飄捫蘿登塔遠剡木取泉遙霜薄花  
 更葢水輕葉未凋待八天台路看余渡石橋其聯即  
 一篇之警策也遲明訪之已不復見之問語之寺僧  
 答曰此駱賓王也當敬業之敗與駱賓王俱逃  
 將師慮失大魁因求類二人貌者函首以獻黃巢

擾亂唐室罪不容誅至於事敗乃削髮被緇逃遁蹤  
跡題詩云鐵衣着盡着僧衣黃巢曹州冤句人也乾符二年與濮州王仙芝  
叛陷東都唐遣高駘討之巢甥王言斬巢首乃降羅  
大經鶴林玉露云昔黃巢敗績之後脫身自免髮  
為僧題詩自贊有鐵衣着盡有僧衣之句陶穀五代  
亂紀載黃巢遁免後祝髮為浮屠有詩云三十年前  
山上飛鉄衣着盡着僧衣天津橋上無人問獨倚危  
闌者落暉近世王仲言亦信之筆于揮塵錄殊不知  
此乃以元徽之贈度師詩竄易磔裂合二為一元集  
可攷也其一云四十年前馬上飛功名藏盡擁僧衣  
石榴園下擒生處獨自闌行獨自歸其二曰三陷思  
明三突園鉄衣拋盡納僧衣天津橋上無人識閑凭  
闌干望落暉若二人者身為首惡而終能脫禍可謂智術  
之深矣賈笑曰審如此吾輩當愧之矣全遠曰故人

在坐不必閑論他事徒增傷感爾因解所御綠裘令  
僕於近村質酒而飲酒至飲數巡若虛請於二  
子曰二公平日篇什播在人口今日之會可無佳製  
以記之乎於是籌思移時全詩先成即吟曰

幾年兵火接天涯白骨叢中度歲華杜宇有冤

能泣血

杜宇一名杜鵑一名子規一名謝豹一名巧婦一名蜀魄寰宇記黃帝子昌意封其

支庶於蜀始稱王自名垂叢次栢權次魚鳧後五  
且杜宇荆人驚靈死而其尸狂流至岷山工見杜  
宇自以德不如鯀靈禪位仍亡去化為鳧鳥自呼  
曰不如歸蜀人聞其鳴曰我望帝也啼則口吻有  
血鄧攸無子可傳家鄧攸字伯道永嘉末没于石  
勒與其妻步擔其兒及弟之

子綏而度不能兩全謂其妻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絕乃棄其子而去攸終無子時人曰天道無知使伯當時自詫遼東豕曰伯通自伐功高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焉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慚而還若以子功論於朝廷則遼東豕也伯通今日翻成井底蛙馬援謂隗囂曰子陽并寵字也

賈繼吟曰

漠漠荒郊鳥倦飛人民城郭嘆都非愁纏病骨何

沙陽之圍扈再興布蒺藜伴道金人遂之中者十

沙陽之圍扈再興布蒺藜伴道金人遂之中者十

須葬血污遊魂不得歸杜詩血汚遊魂歸不得麥飯無人作

寒食謝枋得書云捧麥飯洒太母之陵蓋寒食麥飯洒墳恐非古俗自近代始有之又禮月令春食麥自冬至後至清明凡一百五日以龍忌之禁禁火故云寒食後漢周舉為并州刺史俗以介子推焚死之故每冬中取一月為寒食莫敢烟爨舉為革之綿袍有淚哭斜暉

意綿袍厚繒袍也史記范雎博雎從須賈如齊還賈謂雎於魏相答擊雎折脅指齒卷以簣置廁中更出迎于郊賈見雎曰范叔一寒如此哉取綿袍與之至秦丞相府置莖豆賈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因謂賈曰所以得小死者綿袍戀戀有故人之意生存零落皆如此惟恨平生雅志違

吟已若虛駭曰二公平日吟味極其豪宕宕蕩同今放也

日之作何其哀傷之過與疇昔大不類耶二人相顧  
無語但愀音然長嘯數聲須臾酒罄音磬告別而去  
行及十數步聞無所見若虛大驚始悟其死久矣但  
見林梢烟暝嶺首日沉烏啼鵲噪於叢薄之間而已  
木曰叢急投前村酒家訪其所以取質酒之裘視之  
草曰薄則觸手紛紛而碎若蝶翅之搏音團飛風焉若虛借  
宿酒家明早急回其後再不敢經由是路矣

### 金鳳釵記

大德中

大德元武宗年號

揚州

今直隸南京

富人吳防禦

武官職

居

春風樓側與宦族崔君為隣交契甚厚崔有子曰興  
哥防禦有女曰興娘俱在襁褓負兒衣也衣崔君因  
求女為興哥婦防禦許之以金鳳釵以金鑄一雙為  
約既而崔君遊宦遠方凡一十五載並無一字相聞  
女處閨闈官中年十九矣其母謂防禦曰崔家郎君  
一去十五載不通音耗即息耗漢董仲舒策察天興  
娘長成矣不可執守前言今其挫折欠失時節也防  
禦曰吾已許吾故人矣况誠約已定吾豈食言者也  
湯誓朕不食言註言已出而反吞之也左傳孟武伯惡郭重曰何肥也公曰食言多矣能無肥乎



亦望生不至因而感疾沉綿枕席半歲而終父母哭  
之慟臨歛母持金鳳釵撫尸而泣曰此汝夫家物也  
今汝已矣吾留此安用遂簪猶插也於其髻而殯焉殯  
之兩月而崔生至防禦延接之訪問其故則曰父為  
宣德府即今萬全都司直隸北京理官而卒理官如今各府推官母亦先逝  
數年矣今已服除故不遠千里而至此防禦下淚曰  
與娘薄命為念君故得疾於兩月前飲恨而終今已  
殯之矣因引生入室至其靈几前焚楮錢以告之楮錢  
古者祭必用幣所以文神後世廢幣而用楮錢舉家號慟防禦謂生曰即君

父母既沒道途又遠今既來此可便於吾家宿食故  
人之子即吾子也勿以與娘歿故自同外人即令搬  
挈行李搬運也移也挈提也左傳行李之往來無不  
利焉註李理也說文行李之李字古文使字  
之誤也今人誤以於門側小齋安泊也將及半月時  
行裝通稱行李也防禦以女新歿之故舉家上塚漢光武  
過家上塚然寒食上塚自唐開元中始與娘有妹曰慶娘年十七矣是  
日亦同往惟留生在家看守至暮而歸天已曛黑  
入餘生於門左迎接有轎二乘轎今之有輿也前轎已入後  
轎至生前似有物墮地鏗然作聲鏗金石聲生俟其過急

往拾之乃金鳳釵一隻也欲納還於內則中門已闔  
 不可得而入矣遂還小齋明燭獨坐自念婚事不成  
 隻身孤苦寄跡人門亦非久計長嘆數聲方欲就枕  
 忽聞剝啄扣門聲剝啄剝啄木聲韓退之詩剝啄有容至門問之則不  
 答不問則又扣如是者三度乃啓關視之則一美妹  
音殊美也立於門外見戶開遽舉裙而入生大驚女  
 低容歛氣向生細語曰即不識妾耶妾即與卿之妹  
 慶娘尔向者投釵轎下即拾得否即挽生就寢生以  
 其父待之厚辭曰不敢拒之甚確至于再三女忽頰

尔怒曰頰宋玉賦頰薄怒而自持曾吾父以子姪之  
 禮待汝置汝門下汝乃於深夜誘我至此將欲何為  
 我將訴之於父訟汝于官必不捨汝矣生懼不得已  
 而從焉至曉乃去自是暮隱而入朝隱而出往來於  
 門側小齋凡及一月有半一夕謂生曰妾處深閨君  
 居外館今日之事幸而無人知覺誠恐好事多魔好事  
元人以供佛為好事多魔佛氏以魔為外道不能降伏諸魔則覺性反為魔道所誤魔者鬼之多忌者也  
 佳期易阻佳期楚辭與佳期兮一日聲跡彰露親庭  
 罪責閉籠而鎖鸚鵡能言鳥朱味翠頂金眼玄項碧羽頰足青尾好事者護養雕籠

以爲翫白樂天詩應似朱門歌舞坡深截牢閉後房  
 中顧况詩雲木何時兩翅翻玉籠金鎖底煩冤與娘  
 以鸚鵡自比恐打鴨而驚鴛鴦宋呂士隆知宣州好  
 事覺被繫也打鴨而驚鴛鴦妓適杭州得一妓  
 喜之後郡妓有小過欲笞之妓曰不敢詳罪恐妨  
 波不安隆乃舍之悔聖俞詩莫打鴨打鴨驚鴛鴦在  
 妾固所甘心於君誠恐累德莫若先事而發懷辟而

逃史記趙主得和氏璧秦請易以十五城藺相如奉  
 璧入秦秦度秦王負約乃使從者衣褐懷璧從徑道  
 亡歸今與娘欲先事而逃故懷璧喻之或晦迹深村或藏蹤異郡庶得

優游偕老不致睽也離也生頗然其計曰君言亦自

有理吾方思之因自念零丁孤立無孤苦素乏親知

雖欲逃亡竟將焉往嘗聞父言有舊僕金榮者信義

人也居鎮江呂城鎮江府名今直隸南京呂城  
 在府丹陽縣吳呂蒙所築以耕

種爲業今往投之庶不我拒至明夜五鼓即五更漏  
 以鼓聲傳

也與女輕裝而出買船過瓜洲揚子江渡名在揚  
 州府渡有瓜洲鎮奔

丹陽屬鎮江府訪于村氓果有金榮者家甚殷盛富覓爲

本村保正生大喜直造其門至則初不相識也生言

其父姓名爵里及已乳名即兒名古人  
 以爲小字也方始記認識

則設位而哭其生左傳魯公孫歸父聞宣公  
 薨壇惟哭踴即此意也捧生而

拜於座曰此吾家郎君也生具告以故乃虛正堂而

處之事之如事舊主衣食之需與類同意  
 所欲也供給甚至

生處榮家將及一年女告星曰始也懼父母之責故

與君為卓氏之逃卓氏蜀臨邛富人卓王孫之長女名文君字妙姬司馬相如與臨邛

令王吉善王孫聞令有貴客為具召之時文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夜奔相如歸成都家徒四壁立後相如遷文園令將聘茂陵女為妻文君作白頭吟曰悽悽嫁女不須啼但願一心人白頭不離

蓋出於不獲已也今則舊穀既沒新穀既登論出

歲月如流已及暮矣且愛子之心人皆有之今而

自歸喜於再見必不我罪况父母生之恩莫大焉孝經

豈有終絕之理盍猶言何也往見之平生從其言與

之渡江入城將及其家謂生曰妾逃竄一年今遽與

君同往或恐逢彼之怒

詩相舟篇文

君宜先往覘之妾

整舟向岸也舟於此以俟臨行復呼去聲生回以金鳳釵授

之曰如或疑拒當出此以示之可也生至門防禦聞

之欣然出見反致謝曰日昨顧待不周也致君不安

其所而有他適老夫之罪也幸勿見怪生拜伏在地

不敢仰視但稱死罪口不絕聲防禦曰有何罪過遽

出此言願賜開陳釋我疑慮生乃作而言曰曩者猶

嚮者指前白也房帷事密兒女情多負不義之名孟子云不

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以此喻君子忘義而仕者蓋自銜自媒者固

女之不義也犯私通之律律文和好即是私通元六典不

告而娶竊負而逃孟子曰舜不告而娶又瞽竄伏村

墟遷延歲月音容久阻書問莫傳情雖篤於夫妻恩

敢忘乎父母今則謹携令愛猶今人稱他人子曰賢

同此歸寧詩葛覃歸寧父母之類是也伏望察其深情恕其

重罪推已及人為人為恕使得終能偕老末遂于飛左傳

遺上陳完曰鳳凰于飛和鳴太人有溺愛之恩太史

鏘人有嫺之後將育于姜莫知其子之惡詩之子于歸是所

望也惟冀憫焉防禦聞之驚曰吾女卧病在床今及

一歲饘粥稀曰饘不進轉側須人須猶豈有是事耶

生謂其恐為閉戶之辱故飾詞以拒之乃曰日今猶

即慶娘在於舟中可令人舁對舉取之來防禦雖不

信然且令家僮馳往視之至則無所見方詰怒崔生

責其妖妄生於袖中出金鳳釵以進防禦見始大驚

曰此吾亡女與娘殉葬之物也殉以物胡為而至此

哉疑惑之際慶娘忽於床上歛然而起歛暴直至堂

前拜其父曰與娘不幸早辭嚴侍近世士子稱於父

前日遠棄荒郊然與崔家郎君緣分未斷緣分佛經

因之語凡人過去生習心未除故必於現在生結為夫婦以續前因如追債宿債然東坡詩云傷心一念償前債彈指三生斷後緣蓋本於此今之來此意亦無他特欲以愛姝慶娘續其婚爾如所請肯從則病患當即痊愈不用妄言命盡此矣舉家驚駭視其身則慶娘而言辭舉止則與娘也父詰之曰汝既死矣安得復於人世為此亂惑也對曰妾之死也冥司佛經所謂地府有閻羅等十主糾察善惡以妾無罪不復拘禁得隸后土夫人也后土夫人禮記共工氏之子曰后土是謂勾龍氏即地祇也或曰富媪曹植頌德配帝皇實為靈主帳下掌傳牋奏妾以世緣未盡故特給假一年來與崔

即了此一段因緣爾父聞其語切乃許之即斂容拜謝又與崔生執手歎歎為別歎歎楚詞曾歎歎余且曰父母許我矣汝好做古作字去聲讀嬌容慎無以新人而忘故人也言訖止也慟哭而仆于地視之死矣急以湯藥灌之灌沃也移時乃甦古蘇字更生也疾病已去行動如常問其前事並不知之殆如夢覺遂消吉其吉口也續崔生之婚生感與娘之情以釵貨于市得鈔二十定元中統鈔法以鈔五十兩為一定盡買香燭楮幣資詣瓊花觀唐昌觀一名蕃釐觀在揚州城東即古后土廟觀中有瓊花一名玉蕊花命道士建醮三

晝夜以報之醮道家祠天祈福之祭名猶佛氏水陸道場也復見夢於生日

蒙君薦拔薦進也拔擢也言薦福於神而拔擢於鬼趣尚有餘情雖隔幽

明實深感佩小妹柔和宜善視之生驚悼而覺從此

遂絕嗚呼異哉還魂首尾與張鑑李女倩娘嫁王宙事畧同事具勝穆記

聯芳樓記

吳郡漢為吳郡元改平江路今為蘇州府直隸南京富室有姓薛者至正初

居于閭闔門外即蘇州城西郭門也以糶米賣米也為業有二女

長曰蘭英次日蕙英皆聰明秀麗能為詩賦遂於宅

後建一樓以處之名曰蘭蕙聯芳之樓適承天寺在府

西北隅一僧雪窓善以水墨寫句蘭蕙乃以粉塗四

壁邀其繪畫繪畫也於上登之者鵲然如入春風之室

矣二女日夕於間吟誄不輟有詩數百首號聯芳集

好事者往往傳誦時會稽秦以吳越地為會稽郡漢

會稽今紹興府會稽縣即古會稽郡地也楊鐵崖製西湖竹枝曲元詩人

杭州吳山鐵冶嶺號鐵崖嘗與范山張貞居若溪劉

九成為唱和交作西湖竹枝曲其畧曰蘇小門前花

滿株蘇公堤上加當壚南官比史須到此江南西湖

天下無此類凡十章蓋詞之源始於劉禹錫禹錫謫

夜即風俗陋甚喜祀巫鬼每祀歌竹枝鼓吹乃倚其

聲作竹枝詞西湖在和者百餘家鏤刻版書肆二女

府西周園二十里

見之笑曰西湖有竹枝曲東吳獨無竹枝曲乎乃效其體作蘇臺竹枝曲十章曰

姑蘇臺上月團團

姑蘇臺一名姑胥臺在姑蘇山吳越春秋闔閭就山起臺五年

乃成高見三百里下有百花洲越王勾踐之栖於會稽也使相者求美女於國中得之苧蘿山採薪之女曰西施歎且飾以羅縠教以行步習於土城山三年使大夫種獻吳王夫差夫差嬖之別立春宵宮宮中作海靈館造千石酒池池中作青龍舟盛陳妓樂與西施張水嬉以為長夜飲伍子胥諫曰臣恐不久為麋鹿之遊王不聽及滅吳之後范蠡與西施裝其輕寶珠玉乘舟浮五湖而去山有施姓而在西

水流東去幾時還

館娃宮中麋鹿遊

館娃宮在蘇州西靈

岩山上前臨姑蘇臺吳人謂西施去泛五湖舟五湖

美女為姓蓋以西施得名今在蘇州西南禹貢謂之震澤周官爾雅謂之具區史記國語謂之太湖圖經以貢遊胥及梅梁金

鼎為五湖韋昭以胥蠡洮滿及太湖為五湖

香魂玉骨歸何處不及真娘葬虎丘真娘吳中樂妓墓在虎丘山下寺中李商隱白樂天皆有詩

虎丘山上蒼層層虎丘山在蘇州西北一名海湧山山下有劍池越絕書云闔閭葬此山下

或云秦始皇嘗登此將發塚有白虎出焉夜靜

分明見佛燈約伴燒香寺中去自將釵釧施山僧

釵婦人岐筓也釵音穿臂釵也門泊東吳萬里

漢順帝賜孫程等金釵指環

船鳥啼月落水如烟寒山寺裏鐘聲早漁火江楓



惱客眠

寒山寺在蘇州吳縣西

洞庭金柑三寸

黃

洞庭蘇州府西洞庭山也山多橘樹每秋霜餘丹苞朱實與長松茂樹相映間於岩壑望之若

柑皆三寸柑也

杜詩三寸黃柑猶自青

笠澤銀

魚一尺長

笠澤今在吳縣南一名吳江

東南佳

味人知少

隋煬帝曰金莖書惟辟玉食註美食如玉也

玉食無由進尚方

尚方即御府猶今之少府也

荻芽抽筍棟

棟花

開

荻菴也棟花爾雅高丈餘葉密如槐而尖三四

金鈴子

唐詩二十四番花信風棟花風

不見河豚

石首來

河豚石首俱出崑山縣河豚無類無鱗觸之則怒氣滿腹肝與卵食之必殺人至暮

春此魚始肥大而江淮人淪以為羹以為珍羞其

專用蔓菁荻笋菘菜則未嘗見害河豚美而能殺人故俗呼西子乳石首魚頭中有小

石故名石首其腹中膠可作膠也

早起腥風滿

城市即從海口販鮮回

揚柳青青楊柳黃

變色過年光

似柳絲易憔悴即如柳絮太顛狂

○翡翠雙飛不待呼

翡翠一種而有二色翡翠赤羽翠青羽珠禽也

並宿幾曾孤

鴛鴦匹鳥也毛有文采雌雄未嘗離人得其一則其必自死

寶帶橋頭水

寶帶橋在蘇州西南橫跨澹臺湖

半入吳江半太湖

○一綯

音血青受也

鳳髻綠於雲

鳳髻炙戴子周文王時髻上加翠翹花傳

其鈿粉高八字牙梳白似銀

赫胥氏始造二十四齒梳後世雜以象牙

警名鳳髻

玳瑁為之其製形如八字故曰八字斜倚朱門翹首  
立翹首即嬌首往來多少斷腸人○百尺高樓倚

碧天闌干曲曲畫屏連儂家自有蘇臺曲儂吳人自稱曰

不去西湖唱採蓮越中曲名見上

他作亦皆稱是其才可矣鐵崖見其豪草景也手寫

三詩於後曰

錦江在城都府南蜀人濯錦鮮明故名只說薛濤濤蜀妓有才

賦也府公嚴司空遺濤往侍後植寄詩云錦江滑小詩惜其幅大乃披小吳郡今傳蘭蕙篇文采風

流知有自連珠合璧昭華筵漢律曆志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

難弟難兄並有名英英端不讓瓊瓊薛瓊瓊唐明

好將筆底春風句譜作瑤筆絃妹英々俱善彈箏書生崔懷寶贈瓊人詩曰平生無所願願作樂中箏得近佳人纖手子研羅裙上放嬌聲瓊々與懷寶逃去遇赦得免

上聲

由是名播遠邇咸以為班姬蔡女班姬漢成帝婕妤能文蔡女漢蔡邕

復出易安淑真而下不論也易安姓李趙朴子明誠之妻後再適張汝舟嘗曰猥以蒲柳之弱質配茲駟儂之下材有漱玉集淑真姓朱工於詩詞作斷腸詩亦作斷其樓下瞰官河也官

河在關

舟楫皆經過焉崑山有鄭生者亦甲族

崑山蘇州

關門外屬縣甲族猶甲第之類言門閭之高也

其父與薛素厚乃令生與販於

郡至則泊舟樓下依薛為主薛以其父之故待以通

家子弟

孔融謂李膺曰孔子與老君相師友融與君累世通家

往來無間也生

以青年氣韻溫和性質俊雅夏月於船首澡浴

深洗也

二女於空隙窺見之以荔茭

果名青華朱實大如雞子生九真交趾

雙投下生雖會其意欲仰視飛薨峻字縹緲於霄漢

即雲漢萬物之精上為列星黃河之精上為天漢天漢是銀河也

自非身具羽翼莫

能至也既而更深漏靜月墮河傾萬籟俱寂

萬籟即萬物之

有聲者也莊子有天籟地籟人籟之說

企立船舷如有所俟忽聞樓窓

啞然有聲顧盼之頃則二女以鞦韆絨索垂一竹堦

鞦韆北方山戎以君輕趨者漢武帝以為後庭之戲絨索絲繩也竹堦吳訛曰竹轎也

墜於其

前生乃乘之而上既見喜極不能言相携入寢盡繾

綰之意焉

繾繾不長女口占陳遵乃吏治私書凡

一詩贈生日

玉砌雕欄花兩枝相逢恰是未開時嬌姿未慣風

和雨分付東君好護持

東君楚詞東皇太一是也或云太皞司春之神

次女亦吟曰

寶篆烟消燭影低

寶篆香爐也

枕屏搖動鎮帷犀

開元中交

趾進犀角以金盤置於殿中煖氣襲人此乃辟寒犀也杜牧之詩虎目珠絡襟金盤犀鎮帷東坡詞夜風搖動鎮帷犀

風流好似魚遊水纔過東來又向西

至曉復乘之而下自是無文而不會二女吟詠頗多

不能盡記生耻無以答一夕見安間有剡溪玉葉牋

剡溪在紹興府嵊縣溪上多藤紙工剝皮為紙其遂精者為玉葉牋擅名海內唐舒元與有帛子口藤文上

濡筆題一詩於上曰

誤入蓬山頂上來芙蓉芍藥兩邊開

芙蓉荷花也亦有未芙蓉

此身得似偷香蝶遊戲花叢日幾迴

二女得詩喜甚藏之篋笥已而就枕生復索其吟詠

長女即唱曰

連理枝頭並蒂花

戰國時韓憑為宋康王舍人其妻何氏美王欲之使憑築青陵臺而望之何氏作詩曰南山有鳥北山張羅羅鳥自

高聳羅當奈何遂有縊憑亦死王怒今埋之兩塚相望終宿忽見有梓木生二塚上根交于下枝連其上其上有鴛鴦栖其顛青陵臺今在開封府封丘縣江湖紀聞云宋時有男女自悅相私者為父母所覺俱投水而死水中遂開並蒂荷花人以為情感

明珠無價玉無瑕

明珠蚌珠也瑕玷也

次女續曰

合歡幸得逢蕭史

古詩云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文采雙鴛鴦裁為合歡被會

合歡樂也蕭史秦穆公時人善吹簫能致白鶴孔雀穆公女弄玉亦好吹簫公乃妻焉教弄玉作鳳鳴築臺居焉積數十年鳳凰來集一朝隨鳳而去後人名其臺曰鳳女臺今鳳翔府寶雞縣有鳳女祠乘興難同訪戴家晉王子猷大雪夜開窓命酌戴逵逵時在剡縣便乘小舟詣之既造門不見而返或問之曰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安道歟安道逵字也

長女又續曰

羅襪生塵魂蕩漾瑤釵臥枕鬢髮參髻髮密貌

次女結之曰

他時泄漏春消息禮記註陽生為息陰死為消廣韻以為音信也不悔今

宵一念差

楊妃外傳妃子恐由此一念又墮下界陸放翁詩過去生中差一念

遂足成律詩一篇又一夕中夜之後生忽悵然曰我

本羈旅

左傳羈旅之臣註寓也言孤寄也

托跡門下今日之事尊人

固知一旦事跡彰聞恩情間阻則樂昌之鏡或恐從

此而遂分

古今詩話陳太子舍人徐德言尚後主叔寶之妹樂昌公主陳襄謂其妻曰國破汝

必入權豪之家備情緣未斷尚與相見乃破鏡各分其半約曰正月望日賣於成都市及陳亡其妻果為揚素所得德言至成都市有蒼頭賣半鏡德言引至其居設食具言其故出半鏡合之仍題詩曰鏡與人俱去鏡歸人不歸無復嫦娥影空餘明月輝陳氏見之泣涕不食素知之乃召德言還其妻陳氏為詩曰今日何遷次新官對舊官延平之斂不知何時而再笑啼俱不敢方信作人難

合也

張華傳初吳之末滅也斗牛之間常有紫氣華  
聞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要煥共宿登樓仰觀  
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早華曰少時相者言當得  
寶劍佩之斯言豈效狀即補煥豐城令到縣掘獄果  
得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大阿送遺華華曰  
干將莫邪可復至否然天生神物終當復合及華誅  
失劍所在煥卒子雷華持劍經延平津劍躍墜水中  
使人沒取之不見劍但見兩龍沒者懼而返張公終  
合之論此其驗乎延平津在因哽咽泣下二女曰妾  
延平府南平縣今名劍津

之鄙陋自知甚明又處閨闈粗通經史非不知鑽穴

之可醜孟子鑽穴隙相窺踰牆  
相從則國人皆賤之矣韞櫝之可佳也子曰有

美玉於此韞櫝而藏諸求善價而沽然而秋月春花

每傷重度雲情水性雲情喻情之無定  
水性喻性之無常失於自持曩

者偷窺宋玉之墻

宋玉好色賦天下之美者莫若楚  
楚之美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

莫若臣東家之女登墻  
窺臣三年至今未許自獻下和之璧感君不棄

下和荆山崑谷中得玉璞以進楚文王王使玉工  
視之曰石也則左足武王立又進之王曰昔日欺我

先君今復欺我則右足和抱璞泣於荆山之下淚盡  
繼之以血及成王立又進之王疑之使玉工琢之果

美玉也對和為  
陽陵侯和不受特賜俯從雖六禮之未行六禮納吉  
納徵請諒

期親迎諒一言之已定方欲同權衽席莊子衽席為  
懼註時席也

求奉衣巾奈何遽出此言自生疑阻鄭君鄭君妾雖

女子計之審矣他日機事彰聞親庭譴責若從妾所

請則終奉箕帚於君家少康作箕帚以為婦人篋白  
之用單父人呂公相漢高帝

日臣相人多矣矣無如李相如不遂所圖則求我於黃

泉之下左傳鄭莊公曰不及黃泉母必不再登他門

也生聞此言不勝感激未幾而生之父以書督生還

家女之父見其盤桓不去盤桓難進之貌亦頗疑之一日登

樓於篋中得生所為詩大駭然事已如此無可奈何

顧生亦少年標致猶秀特也門戶亦正相敵乃以書抵

生之父喻其意生父如其所請仍命媒氏通二姓之

好媒謀也言謀合二姓也問名納采音音以為婿秦人家貧子壯則出贅言

是時生年二十有上長女年二十幼女年十

男附女家也

八矣吳下人多知之或傳之為掌記云掌書記之

剪燈新話句解卷之一

剪燈新話句解卷之二

令狐生冥夢錄

令狐譔者

令狐姓畢公高之後魏類封於令狐因以為氏也

剛直之士也生

而不信神靈

傲世放誕

自得自以為得有言及鬼神變化

幽冥果報之事

果報佛經疏善惡有業日果因業受生日報

必大言折之

所居隣近有烏老者

也

家貴財巨富貪求不止敢為不

義凶惡著聞一夕病卒卒之三日而再甦人問其故

則曰吾歿之後家人廣為佛事多焚楮幣

古人祭必用幣帛後

世以紙錢代幣謂之楮幣

冥官喜之因是得還譔聞之尤甚不忿



念即噴字言甚怒不吐噴也杜詩不分桃花紅勝錦  
 分字念同亦用俗下文字今史典供詞多有不念語  
 亦甚怒意曰始吾謂世間貪官汚吏受財曲法富者納賄  
 而得全賄貨也以貨賄罪日賄貧者無貨而抵罪  
 豈意冥府乃更甚焉因賦詩曰  
 死傷人及盜抵罪抵當也使各當其罪也

一陌金錢便返魂

一陌唐用陌錢法陌即百也又云八十為一陌也

隨處可通門

幽閑錄張延賞判度又聞有冤獄公意欲平反一日視案上有帖云

奉錢二萬貫公怒悉收吏杖之次日於盥洗所又見一帖云奉錢十萬公嘆曰錢至十萬可以通神門矣此不可回吾鬼神有德開生路日月無光照懼禍及不得不止  
 覆盆 李白詩願借義皇景為人照覆盆抱貧者何  
 杜子云是責二光不照覆盆之內也

緣蒙佛力富家容易受天恩  
容易甚  
 早知善惡都

無報多積黃金遺子孫  
漢韋賢傳遺子黃金滿籬不如教子一經

詩成朗吟數過  
朗吟高吟也  
 是夜明燭獨坐忽有二鬼使

狀貌猙獰  
猙獰亦惡也  
 徑至其前曰  
徑直也  
 地府奉追  
奉命追捕也

誤大驚方欲辭避一人執其衣一人挽其帶驅迫出門足不履地須臾已至  
須臾猶斯須也  
 見大官府若世間臺

省之狀  
臺觀之四方高者五經要義天子有二臺自漢以來凡諫議風憲官府通稱臺省漢諱元

後父各禁字  
 二使將誤入門遙望殿上有王者被冕

攬案而坐  
黃帝初作冕古大夫皆冕後世只以帝王冠稱冕  
 二使披誤伏於

後世只以帝王冠稱冕

階下上殿致命曰奉命追令狐譔已至即聞王者厲聲曰屬嚴也既讀儒書不知自檢敢為狂辭誑我官府合付犁舌獄誑欺也犁舌獄拘侮法誑言之人以舌犁耕以苦言之遂有鬼卒數人牽拽令去捩持頭也譔大懼攀挽檻楯不得去楯亦檻也俄而檻折乃大呼曰令狐譔人間儒士無罪受刑皇天有知也皇大也乞賜昭鑑見殿上有一綠袍秉笏者號稱明法稟於王曰稟告也此人好評評攻毀人之陰私也陰私也遽爾加罪必不肯伏不若令其供責所犯明正其罪當無詞也供進也追罪人自進之詞也王曰善乃有一吏操紙筆置於譔

前逼其供狀譔固稱無罪不知所供忽聞殿上曰汝言無罪所謂一陌金錢便返魂公私隨處可通門誰所作也譔始大悟即下筆大書以供曰下去聲廣韻行下也杜詩讀書破萬卷上筆如有神

伏以混淪二氣混淪猶混沌也言陰陽二氣初分

天地之形高下三才天地開闢輕清者上為天重濁者下為地陽數起於二極

於九故謂之九天陰數起於二極於十故謂之十地天地之間則相去九萬里黃帝使大章步自東極至西極二億二萬三千五百七十五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南極亦二億二萬三千五百七十五步三才天地人也以體言則天地以用言則二儀也二儀謂之才才有用之著也故二儀與人謂之

本不列鬼神之數降自中古始肇多端自夏殷以  
始也焚幣帛以通神誦經文以誦佛也於是

名山大澤名山祀典所載有各咸有靈焉古廟叢

祠亦多主者蓋以群生昏墊戰國策恒思有叢註

勝傳吳廣之次近所旁叢祠中狐鳴呼曰陳叢鬼所憑也史記陳

寡頑或長惡以不悛實愚冥也頑左傳心不則或

行凶而自恣以強凌弱恃富欺貧上不孝於君親

下不睦於宗黨貪財悖義見利忘恩天門高而九

重莫知楚詞招魂虎豹守關啄害下人此地府深

而十殿是列立剉燒春磨之獄地府十殿佛經秦

獄所江王殿管鑊湯地獄宋帝王殿管寒水地獄

五官王殿管劍樹地獄閻摩王殿管拔舌地獄變

成王殿管毒蛇地獄泰山王殿管剉碓地獄平等

王殿管鉅解地獄都市王殿管鐵床地獄轉輪王

殿管黑闇地獄具輪迴報應之科佛經一切衆生十

勤為惡者懲而知戒可謂法之至密道之至公然

而威令所行既前瞻而後仰聰明所及及小察而

大遺貧者入獄而受殃富者轉經而免罪佛經云

死者供佛轉經雖有宿世罪業得生天堂唐蘇仁

欽嘗讀金剛經然特其豪富恣意宰殺一日暴死

地府將驅入刀山獄以其曾受金剛經功德延壽五十年乃放還惟取傷弓之鳥

戰國策有鴈從東方來更羸虛發而鴈下魏王曰射可致此乎羸曰其飛徐其鳴悲飛徐者瘡痛也

鳴悲者失群也故聞絃音而下杜詩傷鳥怯每漏吞舟

之魚前漢刑法網漏吞舟之魚蓋喻失刑於大罪也賞罰之條不宜如

是至如譏者三生賤士有二省郎夢至碧巖下三老僧前香烟極微僧曰此

檀越結願香烟檀越已三生矣第六生劍南安撫巡官第二生西蜀書記第二生即今生省即洗然

左悟又佛經過去一介窮儒左枝右梧史項籍傳諸將莫敢

未來現在為三生柱為梧謂管叔也未免兒啼女哭東塗西抹亂

塗長日抹即塗指批抹也盧仝詩塗抹詩書如老鴉薛逢值新進士前導者曰回避新即君逢日莫

貧相阿婆三五少年時也曾東塗西抹來蓋言我亦往時舉子也不救命蹇時班

偶以不平而鳴韓退之送孟郊序物不得平則鳴遽獲多言之咎

悔噬臍而莫及左莊公六年若不早圖耻搖尾而

乞憐司馬遷書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陷穽之中搖尾而求食何則積威約之漸也退之

今蒙責其罪名逼其狀伏批龍書挽首帖耳搖尾乞憐非我之志也

探龍領豈敢求生批手擊之也唐魏徵傳批其逆鱗史記韓非傳

龍領上子能得其珠者必遭其睡也尺嬰之則必殺人料虎頭編虎

鬚固知受禍翁曰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驪言止

此矣伏乞鑒之

王覽畢批曰批如令令狐讓持論頗正難以罪加乘

志不回非可威屈今觀所陳實為有理可特放還以

彰遺直左傳叔向仍命復追為老置之于獄復遣二

使送讓還家讓恨二使曰僕在入間以儒為業雖聞

地獄之事不以為然今既到此可一觀否二使曰欲

觀亦不難但稟知刑曹錄事耳即引讓循西廊而行

別至一廳文簿山積錄事中坐二使以讓入白錄事

以朱筆批一帖付之帖簽押其文若篆籀不可識籀

周宣王史讓出府門投北行里餘見鐵城巍巍黑霧

漲天守衛者甚眾皆牛頭鬼面青體紺髮紺深青色也

各執文戟之屬或坐或立於門左右二使以批帖示

之即放之入見罪人無數被剝皮刺血剔心刺目剔

肉也剝割也叫呼怨痛宛轉其間楚毒之聲動地至一處

見銅柱二縛男女二人於上有夜叉以刃剖其胸夜

鬼卒頭有二角舉體青色腸胃流出以沸湯沃之名

為洗滌讓問其故曰此人在世為醫因療此婦之夫

遂與婦通已而其夫病卒雖非二人殺之原情定罪

與殺同也故受此報又至一處見僧尼裸體也諸

鬼以牛馬之皮覆之皆成畜類有越起未肯就者起

行不即進也以鐵鞭擊之流血狼籍離披雜亂貌譚又問其故

曰此徒在世不耕而食不織而衣而乃不守戒律貪

媵茹葷食菜曰茹葷葷屬莊子類故令化為異類出

力以報人尔最後至一處勝曰誤國之門見數十人

坐鐵床上身具桎梏足械曰桎手械曰梏也以青石為枷厭之

二使拍一人示譚曰此即宋朝秦檜也謀害忠良湖

雜錄秦檜置岳飛於獄於東窓上插榻皮沉吟不決妻王氏問何故檜以告王氏曰豈不聞縛虎容易縱

虎難擒計乃决飛既死有僧作詩譏檜自云家住東

南第一山檜令隸卒向立物色追之至三所宮殿嚴

遠僧坐史事即作詩僧也問僧人答曰此地藏殿方

尖陽間秦檜殺岳飛事須與數卒引檜至荷鐵枷囚

首垢面見立呼曰傳與夫人東窓事犯矣檜力主和議枉殺岳飛并逐張浚等諸賢剛致上國迷誤

其主故受重罪其餘亦皆一代誤國之臣也每一朝

革命書殷革夏命言革故天命也即驅之出令毒虺噬其肉飢鷹

啄其髓骨肉糜爛至盡復以神水洒之業風吹之佛

地藏菩薩慈憫一切眾生墮墜地獄受諸苦毒誓願

濟度每至地獄振六環錫杖獄門自開即以神水洒

諸受苦眾生因以業風吹噓便成形軀仍復本形此輩雖歷億萬劫日

世道日塵佛日劫其實即世也不可出世矣譚觀畢求回二使送之

至家誤顧謂曰勞君相送無以為報一便笑曰報則不敢望但請君勿更為詩以累我爾誤亦大笑欠伸而覺欠伸呵欠伸引也乃一夢也及且扣烏老之家而問焉則於是夜三更逝矣逝往也言死也

天台訪隱錄

台人徐逸台州今隸浙江布政司粗小通書史以端午日端午始也

月五日午時特入天台山採藥山在台州天台县西道書云是山上應公星周

為天中節回入百里高二萬八千丈去天不遠路由栖溪前有石橋廣不盈尺長數十丈下臨絕間惟忘其身然後能濟濟者梯巖援葛始得平地上有瓊樓玉關碧樹醴泉仙物畢具同行數人憚於涉

險中道而返惟逸愛其山明水秀樹木陰翳進不知

止日誦孫興公之賦而贊其妙興公名綽作天台山賦辭致甚工初成以

示范榮期云卿賦擲地作金石聲也曰赤城霞起而建標赤城山名入赤城山為道山色皆赤狀似晨霞亦謂之霞城也標木末也言建其高標也瀑布泉流而

界道瀑布亦山名是天台之西十用峯水從南巖懸注望之如曳布即雪崖也界道猶分派也誠

非虛語也更前數里則斜陽在嶺飛鳥投木進無敢

抵退不及還矣躊躇之間躊躇行不進貌忽澗水中有巨瓢

流出喜曰此豈有居人乎否則必琳宮梵宇也琳宮道觀

林梵宇佛寺遂沿澗而行沿從流而下也不里餘至一街口以巨石

為門入數十步則豁然寬敞有居民四五十家衣冠  
古朴氣質淳厚石田茅屋竹戶荆扉犬吠鷄鳴東麻  
掩映儼然一村庄也見逸至驚問曰客何為者焉得  
而涉吾境逸告以入山採藥失路至此遂相顧不語  
漠然無延接之意漠然無顧念之意惟一老人衣冠若儒者  
扶藜而前藜即今落藜草也大而為樹則可以為杖漢劉向校書天祿閣夜有老人著黃衣植藜杖杖頭出火用以照向向問姓名我是太乙精天帝聞卯金之姓有博學者下而觀焉自稱太  
學陶上舍太學國子監上舍監生中選者揖逸而言曰山澤深險豺  
狼之所嗥豺亦狼屬狗足長尾白頰色黃體細瘦故謂之豺棘嗥咆也鮑照賦風嗥雨嘯皆見

晨趨魑魅之所遊魑魅周禮註人面鬼身四足好惑人山林異氣所生也日又晚  
矣若固相拒是見溺而不援也見溺不援是孟子乃邀逸歸  
其室坐定逸起問曰僕生於斯長於斯遊於斯久矣  
未聞有此村庄也敢問上舍輦感而答曰輦感也眉上感也避  
世之士逃難之人若述往事徒增傷感耳逸固請其  
故始曰吾自宋朝已卜居於此矣卜居上其宅居也屈原有卜居蒲  
逸大驚上舍乃具述曰僕生於理宗嘉熙丁酉之歲  
理宗名昀丁酉既長寓名太學居率履齋宋初置太學于西嘉熙元年既長寓名太學居率履齋率履日服膺  
提身胃是守約存心夕臨養正持志率履誠意續置  
七齋日觀化貫道務本累行謹信時中循理後加置



立禮共二十齋二齋曰節性經德以講周易為衆所推度宗朝度宗名禔

改名兩冠堂國子監稱祭酒廳事日祭酒堂每歲

一登省薦禮部稱南省宋時侍郎掌試頁

方欲立身揚名以顯於世不幸度皇晏駕天子當晨起早作而

太后臨朝太后姓謝氏比兵元

渡江時事大變嗣君名顯度宗子改元德祐之歲則

挈家逃難於此其餘諸人亦皆同時避難者也難去

年深歲久因遂安焉種田得粟採山得薪鑿井而飲

堯時有老人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鑿井而飲帝力何有於我哉 架屋而

息寒往暑來日居月諸詩綠衣註但見花開為春葉

脫為秋全用陶淵明不知今日是何朝代是何甲子

也逸曰

今天子聖神文武書益曰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文

繼元啓運混一華夏書虞典蠻

大明太歲在闕逢攝提格闕逢歲在甲也攝改元洪

武之七載也洪武元年上舍曰噫吾正知有宋不知有

元安知今日為

大明之世也願客為我略陳三代興亡之故使得聞

之逸乃曰宋德祐丙子歲元兵入臨安臨安即杭州

以為部陞為臨安府德祐二年二宮遷北高宗南幸遂

元伯顏入臨安遷三宮北行三宮遷北高宗南幸遂

冊全皇是歲廣王名是帝暴兄暴至元上即位於海

上改元景炎未幾而崩謚端宗益王名是帝暴兄暴至元上

夫等奉昂立丁繼立為元兵所迫赴水而死宋祚遂

亡寶元朝成寅之歲也元既併宗奄有南北逮至正

丁未歷甲子一周有半而滅今則大明肇統洪武萬年之七年也蓋自德祐丙子至今

上干已及百歲矣上舍聞之不覺流涕涕鼻已而山

空夜靜萬籟寂然逸宿於其室土床石枕亦甚整潔

但神清骨冷不能成寐明日殺鷄為黍論語子路

人殺鷄為黍以瓦盆盛松醪飲逸謝敷日山家松醪

舍自製金縷詞一闋音央唐李錡妾杜秋娘自製歌

須惜少年時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後

人因以為歌詞闋終也樂一終日闋前漢樂志首天

入闋歌以侑觴曰侑勸

夢覺黃梁熟夢黃梁見恠人間曲吹別調碁翻新

局恠嘆人間歌曲別調如一片殘山并剝水一段

也杜詩刺水滄江破殘山碣石開刺水引江作幾

北殘山假山也喻天地間只是刺水殘山而已幾

度英雄爭鹿幾度幾番也草之精華者為英獸之

共逐之註鹿將羣者為雄韓信傳秦失其鹿天下

喻君道也筭到了誰榮誰辱到了白髮書生羞

耐久差較也猶少許也耐忍也言忍向林間嘯傲

山間宿王弘常携竹簟石枕於林泉耕綠野飯黃

犢莊子百里奚飯○市朝遷變成陵谷許渾詩水

朝變詩十月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問東風舊家燕子飛歸誰屋劉

錫詩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

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蓋詩意金陵懷古作

也王王導謝謝安也王謝晉之名族風流冠于江

左今皆滅亡只有舊時堂前之燕飛入于百姓之

廬室矣詩話多言王謝烏衣國事非是蓋陶生感

懷托問東風以舊家巢燕今歸誰屋追傷之甚也

前度劉郎今尚在劉禹錫元和十四年自朗州召

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知道看花回玄都觀裏桃千

樹盡是劉郎去後栽再讀十四年復入為王客郎

重遊玄都觀桃花蕩然無復一樹唯見瓦礫麥動

搖春風取題詩曰百畝庭中半是苔桃花淨盡菜

花開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玄都觀

新進之人始之謫去復召也朝廷宰執一番新進

後之謫去再召也亦一番他新進以此托物寓懷

蓋陶生以劉郎自况進不帶看花之福楊萬里詩

感國亡而巳尚存也不帶看花之福年年不帶

看花福蓋陶生自言逃世入山不為時

宰薦辟也看花雖曰福而實云禍也

但兔夾燕

葵芻晉兔葵菜名似葵而葉小若藜有毛燕麥即

瞿麥一名大菊也此云兔麥燕葵字必誤

也蓋陶生因逸始聞宋上羊胛光陰容易過胛背仍想故都為墟借用劉說

間唐書北狄骨利居翰海上畫長夜短日入烹羊胛饑饉東方已明嘆浮生待足何

時足莊子其生也若浮宋人詩謀生待足何待足何時足味老得閑方是閑樽有酒且相

屬蘇軾賦舉輶樽而相屬

歌罷復與逸話前宋舊事豐豐不厭豐豐不厭乃言寶

祐丙辰親策進士文天祥卷在四而理皇易為舉首文天祥廬陵人仕宋為小保封信國公匡山之敗被執至燕京見殺元學士王磐詩大元不殺文丞相君義臣忠兩得之宋亡忠臣無慮數千人而此其優者也

賈似道當國造第于葛嶺賈似道理宗賈貴妃之兄當國用事威權日盛嘗於葛嶺起第以為宴遊之所時襄陽見圍朝夕且

降似道坐於葛嶺取官人媚尼有美色者淫樂縱遊葛嶺在杭州西湖上因葛仙得名當時有

朝中無宰相湖上有平章之句一宗室任嶺南縣令

獻孔雀二孔雀文禽羅州山中多有之雌者尾短無金翠雄者五年成天尾自喜其尾棲必先擇置尾之地士人取尾者持刀於叢草之間伺過忽斷其尾迴顧見之則金翠無光彩矣置之圃

中見其馴擾可愛即除其火為本郡守襄陽之圍襄陽府名今隸湖廣布政司

呂文煥募人以蠟書告急於朝咸亨四年來圍襄陽文煥守城六年捍禦備至蠟書告急於朝似道雖遣高逵等赴援道不通逵等不用命文煥乃降募購賞廣求也蠟書書奏辭藏之蠟

其火燬於似道九中使敵人搜索不疑且防水濕也

道曰襄陽之圍六年矣易子而食折骸而爨左宣十五年宋

華元夜登子反床以病告曰亡在朝夕而師相方且

鋪張太平迷惑主聽一旦虜馬飲江家國傾覆師相

亦安得久有此富貴耶遂扼吭而死漢劉敬傳振天

謝堂乃太后之姪理宗皇后謝氏姪子也殷富無比嘗夜宴客

設水晶簾燒沉香火以徑尺碼碼盤盛大珠四顆瑞

寶石也如馬腦大珠即照夜珠光照一室不用燈燭優人獻誦樂語

優人伶優之人也樂語猶今致語之辭有黃金七寶酒甕重十數斤即

於座上賜之不吝謝后臨朝夢天傾東南一人擎之

力若不勝蹶而復起者二已而一日墜地傍有一人

捧之而奔覺而徧訪于朝得二人焉厥狀極肖肖似也

擎天者文天祥捧日者陸秀夫也遂不次用之陸秀夫楚

州益城人端宗崩羣臣皆欲散去秀夫曰度宗皇帝

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奉衛王是共立為帝及匡山之

敗知事不濟乃先驅妻江萬里去國江萬里南康都

子下海即負帝同溺江萬里去國員人度宗朝為

右丞相以直見忤賈似道送之郭外者以千計攀轅不忍捨去城門既闔皆宿

于野賈似道出督御白銀鎧即今水真珠馬鞍千里

馬二馱督府之印督府猶今一載制書并隨軍賞

格制書皇帝宜命之書猶今勅以黃帕覆之都民罷

市而觀出師之盛未之有也又論當時諸臣曰陳宜

中謀而不斷陳宜中温州永嘉人端宗即位為左丞相奉帝航海及淺灣之敗宜中之占據

求兵遂家鉉翁節而不通家鉉翁眉州人仕宋孝恭帝朝為樞密院事以祈請

使如元被拘聞宋亡哭泣不食元世祖授官張世傑

勇而不果張世傑涿州范陽人少從張柔仕元犯罪奔宋為少保匡山之敗世傑奉揚大后脫

夫欲求趙氏立之遇颶風仰天呼曰李庭芝

達李庭芝隨州人仕宋制置兩淮首應勤王宋亡不屈阿木殺之楊州民皆慟哭如喪父母其最

優者文天祥乎如是者凡數百言皆歷歷可聽歷歷猶故

也救是夕逸又宿焉明且告歸上舍復為古風一篇以

餞行曰

祖而舍鞍飲酒其側曰餞漢臨江王傅黃帝之子繫祖好遠遊而死於道故後人祭以為

行神也祖祭

建炎南渡多翻覆

宋高宗名構初封康王質于北元徽欽北狩構南奔渡江至應

天府即位敗元建炎晉元紀有泥馬逃來御黃屋

康王南歸元人後悔追之路憊崔府君廟困倦假寐忽有人喝云速起上馬道兵至矣康王告以無

馬其人曰已借馬矣幸疾速加鞭康王起而環顧果有匹馬跳身上馬一晝夜行七百餘里馬僵不

進下視則乃崔府君廟中泥馬也黃屋漢高紀註天子車蓋以黃纒為蓋裏也盡將舊物

付他人

後漢史論曰世祖能光復舊物莊子云天下大物高宗付天下於胡元而無復有過

河之志詩

江南自作龜茲國

龜茲國在西夷齊穆提婆曰假使國家盡

意及之

先黃河以南猶可憐行酒兩青衣金粘罕逼徽欽

可作龜茲國北行晉紀劉聰虜懷愍二帝著青衣軍前行酒宋

邵雍與人語及國祚取晉出帝紀示其言果驗

萬恨千愁誰得知五國城中寒月照五國城在二

里徽宗葬於此云徽宗崩於均州士人焚戶置

石坑中以爲燈油先是徽宗隨術士林靈素遊月

宮見宋太祖與金太祖奉天帝勅圍塞贈天下宋

祖不勝其甚有憂色又遇張天覺言陛下向丑旺城

忍寒受餓六時天覺死已數年矣黃龍塞上朔風吹府名在漠北

近女真地朔風北風也朔東密計就通和好秦檜

齊名檜九鄂主賜死斬王老岳飛湯陰人志存恢復

主和議忠報旺四字混背高宗賜精忠旗以旌異焉大業

垂成秦檜恐和議不遂構罪殺之後追封鄂王諡

武穆韓世忠延安人大敗金人爲中興名將不

主和議以忤秦檜解職家居追封鄂王諡忠武酒

中不見劉四廂劉錡成紀人建炎間爲四廂兵馬

高驛與其副飲酒其副不肯飲呵之湖上須尋宋

日酒中安得有劉四廂何不飲之

五嫂宋五嫂即大嫂西湖竹枝詞高宋徙杭時宋

大嫂進魚羹於湖上張兩詩光堯內禪罷兵宗

舍宋大嫂就船猶得進魚羹累世內禪罷兵宗

光宗寧宗二十餘年稱太平度皇晏駕弓劍遠

世皆受內禪漢郊祀志黃帝鑄鼎湖上鼎成有龍垂髯下迎帝

乃騎昇天墮其弓百姓抱弓而號因名曰烏號又

史記黃帝葬於橋山空棺無尸唯劍寫在焉賈相出師船鼓驚中樂船

胡人卷蘆葉吹之曹景宋詩去時兒女悲歸來船鼓鏡

攜家避世逃空谷西

望端門捧頭哭李樂傳端門星太微正南門毀車故天子殿南門謂之端門

殺馬斷來蹤後漢馮良為尉迎督郵慨然耻在廁

殺馬毀車從此逝鑿井耕田聊自足南隣北舍自

成婚遺風彷彿朱陳村朱陳村在徐州豐縣民俗

世為婚姻東坡詩何年顧陸丹青手畫作朱陳不

向城中供賦役只從屋底長兒孫喜君涉險來相

訪問舊賴扶九節杖漢武帝登少室山見一女子

烈受赤城老人九節杖行地馬不能及時移事

變太匆忙忽本作匆三游旗州里所建物是人非

愈怛悵失志也感君為我暫相留野菽山薇備麩

菽菜茄盒下鷄肥何用買床頭酒熟不須籩漉取

君到人間煩致語今遇昇平樂安處昇平指皇相

逢不用若相疑我輩非仙亦非鬼

遂送逸出路口揮袂而別逸沿途每五十步挿一竹

枝以記之到家數日乃具酒醴推殺饌率家僮輩賫

往訪之則重岡疊嶂不復可尋豐草喬林喬上竦絕

無蹤跡往來于樵蹊牧徑之間但聞谷鳥悲鳴嶺猿

哀嘯而已竟惆悵而歸逸念上舍自言生於嘉熙丁



西至今則百有四十歲矣而顏貌不衰言動詳雅止  
若五六十者豈有道之流歟

滕穆醉遊聚景園記

延祐元仁宗年號初末嘉即今温州府隸滕生名穆年二

十六美風調善吟咏調猶致也為眾所推許素聞臨安

杭州山水之勝思一遊焉甲寅歲科舉之詔興遂以

鄉書赴薦鄉書鄉舉之書也至則僑居湧金門外僑居旅寓而居出湧

金門杭州城西門也無日不往來於南北兩山南高峯北高峯諸山俱在府南

北各及湖上諸刹靈隱天竺淨慈寶石之類湖即西里許

城西周二十里山川秀拔景物華麗自唐以來為東

南遊賞勝處舊稱西湖十景日平湖秋月蘇堤春曉

斷橋殘雪雷峯落照南屏晚鐘麴院風荷花港觀魚

柳浪聞鶯三潭印月兩峯插雲剡林語以寺為剡靈

隱寺在武林山天竺寺有上中下三天竺俱有府城

西淨慈寺在西湖上寶石寺未詳所在疑或錢氏所

建寶雲寺以至玉泉虎跑天龍靈鷲鳥石屋之洞冷泉

之亭玉泉在府城西虎跑泉在府西南虎跑寺舊傳僧性空嘗住天慈山無永夢神人日明日當有

水是夜雨虎跑地泉湧故名天龍峯即天目山之東

此峯在臨安縣高時僧法欽至此結庵有獵師告曰

也願讓為草錫之所故名或曰龍山乃天目山之東

支那璞東坡皆云龍飛鳳舞者即此一日天竺山有

龍泓洞梅詢詩矯矯龍潛身在靈府靈鷲峯在

府西二十里晉時西域僧慧理登此山歎曰此是中

天竺靈鷲山之小嶺不知何年飛來因號其峯曰飛

來十一日鷺嶺石屋洞在瑞石山南高峯下冷泉在武  
林山東坡冷泉詩豐隱寺前天竺後兩間春宗一鷺

幽澗深林懸崖絕壁足跡殆將徧焉徧周七月之

望於麴院賞蓮因而宿湖泊舟雷峯塔下麴院在府城西雷峯

塔在西湖南皮園吳越王錢氏所建是夜月色如畫荷香滿身特聞大

魚跳躑於波間宿鳥飛鳴於岸際會經凡禽林日栖木日宿生已

大醉寢不能寐披衣而起逶堤觀望行至聚景園府在

西五里信步而入時宋亡已四十年園中臺館如會芳

殿清輝閣翠光亭皆已頽毀惟瑤津西軒歸然獨存

歸然獨存生至軒下凭與馮恩同去聲攔少憩俄見一美人先

行一侍女隨之自外而入風鬟霧鬢綰約多姿唐柳毅客

野綽約美貌莊子綽約若處子望之殆若神仙生

於軒下屏息聞息也以觀其所為美人言曰湖山如故

風景不殊但時移世換令人有黍離之悲爾詩王風周既東

遷大夫過故宗廟官室盡為黍離之作黍離詩行至園北太湖石畔太湖

湖遂詠詩曰

湖上園亭好重來憶舊遊徵歌調玉樹徵歌呼歌也李白詩

徵歌出洞房陳后主荒沈於酒閣舞按梁州梁州也梁

州曲名梁州俗好音樂制新曲名曰梁州開元中獻上土間寧玉對曰此曲雖佳官離商亂恐有播

遷之禍及祿山亂乃徑狹花迎輦池深柳拂舟昔

人皆已歿誰與話風流

生放逸者初見其貌已不能定情及聞此作技癢不

可復禁癢癢癢也有技藝者不能自抑如癢不能即於

軒下續吟曰

湖上園亭好相逢絕代人嫦娥辭月殿嫦娥或稱姮娥有窮

后弄妻弄得不死藥於西王母織女下天津天官

女星在河北天紀東天女孫也主果蘇絲帛未領

心中意領會也渾疑夢裏身願吹鄒子律燕有五穀不

生鄉街製律吹之幽谷鼓陽春

吟已趨出赴之美人亦不驚訝但徐言固知郎君

在此特來尋訪耳生問其姓名美人曰妾棄人間已

久欲自陳叙誠恐驚動即君生聞此言審其為鬼亦

無所懼固問之乃曰芳華姓衛故宋理宗朝官人也

年二十三而歿殞於此園之側今晚因往演福訪賈

貴妃蒙延坐久不覺歸遲演福寺在府城西小麥嶺

也似道之貶流也如致令即君於此久待即命侍女

日翹翹可於舍中取裯席酒果來裯或作今夜月色

因褥類

如此郎君又至不可虛度可便於此賞月也翹翹應  
 命而去須更携紫氍毹織毛蓐今稱毹韓設白玉碾  
 花樽碧琉璃盞琉璃本是石出大秦國凡十種色以  
 之近世火成也醪醴馨香非世所有與生談譔笑詠詞  
 者是遺法也醪醴馨香非世所有與生談譔笑詠詞  
 旨清婉復命翹翹歌以侑酒翹翹請歌柳耆卿望海  
 潮詞柳耆卿宋人工於小詞嘗作望海潮詞其詞云  
 風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雲樹遶堤沙怒濤卷霜雪  
 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重湖疊巖  
 清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卷管弄晴菱歌泛夜嬉  
 嬉釣叟蓮娃千騎擁高牙乘時聽簫鼓吟賞烟霞異  
 日圖將好景歸去鳳池謔羅鶴林云此詞流播金王  
 亮聞歌有慕於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

之志謝處厚詩誰把抗州曲子謳荷花十里桂三秋  
 那知舟木無情物牽動長江萬古愁余謂此詞雖隳  
 動長江之愁卒為金王送死之媒未可恨也至於荷  
 艷桂香粧點湖山之清麗使士大夫流連於歌舞嬉  
 遊遂忘中原是則可恨耳美人曰對新人不宜歌舊曲即於座上  
 自製木蘭花慢一闋命翹翹歌之曰木蘭花慢詞名  
 院詩云二十年前此院遊木蘭花發院初修後人以  
 為詞有木蘭花今又有木蘭花慢慢者慢聲長唱之  
 謂也調詞中有聲聲  
 慢惜餘春慢皆此類

記前朝舊事曾此地會神仙向月地雲階重蕩翠  
 袖來拾花鈿月地卯月之地雲階隱雲之階花鈿  
 樂天詩花鈿委地無人收此繁華總隨流水嘆一  
 數句說當時官中樂遊之意

塲春夢香難圓東坡詩繁華真一夢山谷廢港笑

菓滴露斷隄楊柳搗烟廢港花港也芙蓉蓮花也

時繁華隨流水而逝曾不如一塲春夢而今之所

存者只荷花楊柳依舊滴露搖烟而已其感傷深矣

○兩峯南北只依然輦路草芊芊輦路御路也

悵別館離宮烟銷鳳蓋波沒龍船離宮天子遊幸

亦同鳳蓋畫鳳之蓋龍船畫龍之船平生銀屏金

屋對漆燈無焰夜如年白樂天詩珠箔銀屏暹迤

彬居有二一六樹當日五五死可葬於此及葬窆之乃

古塚也其中一有古燈臺臺上有漆燈一盞墮頭銅

牌篆文曰佳城今已開雖閣不葬埋漆燈猶未滅

留待沈彬來此數句山川如舊依然而宮闈鞠為

茂草當時出則隨鳳蓋乘龍船入則處銀屏金屋

今已燼滅無復可見只閉骨泉裏漆燈無焰長夜

如落日牛羊隴上西風燕雀林邊張山樵燕詩說

不知身已屬西風詩王風日之夕矣牛羊下來此

數句荒墳處於牛羊隴上燕雀林邊煢煢孤魂無

所依歸其感傷至極矣

歌竟美人潛然涕流垂淚生以言慰解仍微詞挑之

以觀其意挑相呼誘也司馬即起謝曰殂謝之人久

為塵土若得奉事巾櫛巾櫛梳洗之具雖死不朽左

三年知燈日且即君適聞詩句固已許之矣願吹鄒

子之律而一鼓幽谷之春也生曰向者之詩率口而

出實本無意豈料便成語議也良父月隱西垣河傾

東嶺即命翹翹撤席美人曰弊居僻陋非即君之所

處只此西軒可也遂携手而入假寢軒下假寢即假寐左宣

年趙盾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註下脫衣冠而寢也交會之事一如人間將

且揮涕而別至晝往訪於園側果有宋宮人衛芳華

之墓墓左一小丘即翹翹取瘞也生感嘆逾時迨暮

又赴西軒則美人已先至矣迎謂生曰日間感君相

訪然而妾止卜其夜未卜其晝左莊二十二年陳敬完飲桓公酒樂公日

以火繼之完辭日臣卜其晝未卜其夜故不敢奉見數日之後當得無

間爾自是無夕而不會經旬之後白晝亦見生遂携

歸所寓安焉已而生下第東歸美人願隨之去生問

翹翹何以不從曰妾既奉侍君子舊宅無人留其者

守爾生與之同回鄉里見親識給之曰娶於抗郡之

良家前漢文紀叢六郡良家子弟眾見其舉止溫柔言詞慧利信

且悅之美人處生之室奉長上以禮待婢僕以恩左

右隣里俱得其歡心且又勤於治家潔於守已雖中

門之外未嘗輕出眾咸賀生得內助在再少時二歲

當丁巳年之初秋生又治裝赴浙省鄉試行有日矣

美人請於生曰臨安秀鄉也從君至此已閱三秋今願得僱行以顧視翹翹生許諾遂債也舟同載直抵錢塘杭州屬縣僦屋以居至之明日適值七月之望美人謂生曰二年前曾於此與君相會今適當其期欲與君同赴聚景再續舊遊可乎生如其言載酒而往至晚月上東垣蓮開南浦露柳烟篁動搖隄岸宛然猶依然也昔時之景行至園前則翹々迎拜於路首曰娘子陪侍郎君遨遊城郭首尾二年已極人間之懽獨不記念舊居乎三人入園至西軒而坐美人忽垂淚

而告生曰感君不棄侍奉房帷未遂深歡又當永別生曰何故對曰妾本幽陰之質久踐陽明之世甚非所宜特以與君有夙世之緣故冒犯條律以相從尔今而緣盡自當奉辭生驚問曰然則何時對曰止在今夕爾生悽惶不忍美人曰妾非不欲終事君子求奉歡娛然而程命有限不可違越若更遲留須當獲戾非止有損於妾亦將不利於君豈不見越娘之事乎陳敏夫兄有妾越之妻貌能詩兄亡敏夫携越娘歸成都以謀相挑私焉後敏夫與越娘俱坐犯律生意稍悟然亦悲傷感愴徹曉不寐及山寺鐘鳴水

村鷄唱急起與生為別解助御玉指環繫於生之衣  
帶曰異日見此無忘舊情遂分袂而去然猶頻頻回  
顧良久始滅生大慟而返翌日具散醴焚楮鏹於墓

下指錢貫也即鏹鏹盛之鏹也作文以吊之曰

惟靈生而淑美出類超群稟奇姿於仙聖神仙亦稱玄聖

鍾秀氣於乾坤粲然如花之麗粹然如玉之溫達

則天上之金屋窮則路左之荒墳托松楸而共處

李白賦松楸骨寒對狐兔之群奔落花流水斷兩殘雲中

原多事故國無君撫光陰之過隙視日月之奔輪

伏而精靈不泯性識長存不必伏少翁之奇術史記

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所幸王夫人卒以翁以方術夜致王夫人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漢書王

夫人作李夫人李夫人早卒帝悼之李少翁致其形帝為作賦漢武故事作竹官夜張燈燭設帷帳

今官女歌舞李夫人白能返倩女之芳魂清河張

遷惺而步不得就視倩娘鑑嘗許外甥王宙為妻既而悔之欲嫁賓僚

之賢者女聞之鬱抑宙亦深恨赴京師至山郭半

夜忽聞有行聲問之乃倩娘也遂匿於船至蜀

凡五年遂與還歸既至宙獨先到鑑家謝其事鑑

日吾女病在閨中何其識說宙曰見在舟中鑑使

入驗之果然使者還報室中病女聞而喜起出相

迎合為玉匣駭鸞之扇後漢皇后紀壽器玉匣註



機中素畫作秦王

女乘鸞向烟霧

金泥簇蝶之裙

漢書使絕國者皆受金泥壘封

註以金為泥封函鬼魅不敢干也杜詩

花羅封映蝶註羅錦之繡紋也簇聚也

聲冷冷兮

環珮香藹藹兮蘭蓀

蓀香草芝蘭之類

方欲同歡以借老

奈何既合而復分步洛妃凌波之襪

洛妃伏羲女溺洛水而死

遂為洛神曹植洛神賦凌波微步羅襪生塵

赴王母瑤池之樽即之而

無所覩扣之而不復聞悵後會之莫續傷前事之

誰論鎖楊柳春風之院閉梨花夜雨之門恩情斷

兮天漠漠哀怨結兮雲昏昏音容杳而靡接心緒

亂而紛紜謹含哀而奉吊庶有感於斯文嗚呼哀

哉尚饗

從此遂絕矣生獨居旅邸如喪配耦試期既迫亦無

心入院惆悵而歸親黨問其故始具述之衆咸歎異

生後終身不娶入鴈蕩山採藥

鴈蕩山在温州府鴈蕩山有二一在樂清

縣谷窅窅峯疊行不能遍山中景段非一一在平陽縣五代時僧願齊以為天下名山結茅其間

不復還

牡丹燈記

方氏之據浙東也

方氏名谷孫台州人元末起兵據有浙東之地即今浙江杭州等府

每歲元夕

正月望夕

於明州張燈五夜

明州即今福建寧波

府張士誠仍唐寶號為明州府史記漢祠太一祠傾

以昏時列火滿壇今人正月望夕觀燈是其遺事傾

城士女漢李延年傳北方有佳人天子初皆得縱觀

放意而觀也史記漢高帝縱觀秦皇帝

明嶺下鎮明嶺在寧波府南宋時郡守初喪其耦

也莊子似鰥居無聊妻者謂之鰥鰥鰥也無聊言無所不復出遊但倚門佇立而已佇立延佇十五夜

三更盡遊人漸稀見一丫音鴉鬟女兒頭上作兩挑也

雙頭牡丹燈前導一美人隨後約年十七八紅裙翠

袖婷婷嫋嫋嫋嫋和調貌迤連遷迤同迤連也或投

西而去生於月下視之韶顏稚齒真國色也韶顏少

如春光謂之韶光韶景之類是也稚齒神魂飄蕩不

能自抑乃尾之而去尾隨後或先之或後之行數十

步女忽回顧而微哂曰哂微初無桑中之期詩鄰風

思彼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官衛俗淫亂乃

有月下之遇李白詩若非羣玉山頭似非偶然也生

即趨前揖之曰弊居咫尺周尺佳人可能回顧否女

無難意即呼丫鬟曰金蓮可挑燈同往也於是金蓮

復面生與女携手至家極其歡昵迫押自以為巫山

洛浦之遇不是過也

宋玉賦楚襄王與宋玉游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獨有雲氣王

問曰此何氣對曰朝雲昔先君王嘗遊高臺夢見婦人曰妾巫山之女願薦枕席王因去之去而歸日妾在巫山之陽朝為行云暮為行雨朝朝暮暮於陽臺之下又舊傳襄王夢見婦人云我帝之女名瑤姬未嫁而亡卦于巫山之臺襄王為立廟曰朝雲廟今在夔州府巫山縣陽臺山下曹植濟洛遇神女宓妃作賦事具前篇

生問其姓名居址女曰姓符麗卿其字淑芳其名故奉化州判女也

奉化州即今寧波府奉化縣州判官名

先人既歿

家事零替猶廢也既無弟兄仍鮮族黨止妾一身遂與

金蓮偕居湖西爾生留之宿態度妖妍詞氣婉媚低

幃同枕甚極歡愛天明辭別而去及暮則又至如

是者將半月隣翁疑焉穴壁窺之則見一粉粧鬪髻

頭骨也莊子與生並坐於燈上大駭明且詰之秘不

肯言隣翁曰嘻子禍矣人乃至盛之純陽鬼乃幽陰

之邪穢今子與幽陰之魅同處而不知邪穢之物共

宿而不悟一旦真元真精元氣也耗盡灾青亦灾也來臨惜

乎以青春之年而遽為黃壤之客也

黃壤後漢趙咨將終出吏使為薄斂內以素棺藉以黃壤註黃土也可不悲夫生始驚懼備述厥由隣

翁曰彼言僑居湖西當徃物色之

嚴光傳物色得之註以其形色訪問也則可知矣生如其教迺投月湖之西

月湖在寧波府治西南

往來於長堤之止

長堤即十

高橋之下

高橋宋張俊鑿一戰之地堤橋俱

在滄州

訪於居人詢

也

於過客並言無有日將夕矣

乃入湖心寺

寺在湖中

少憇行遍東廊復轉西廊廊盡

處得一暗室則有旅櫬

棺也旅寓

白紙題其上曰故

奉化符州判女麗卿之柩

屍在棺

柩前懸一雙頭牡

丹燈燈下立一盟

音明器婢子

盟器禮喪服小記陳器

也背上有二字曰金蓮生見之毛髮盡豎寒栗遍

體

薄寒中人則粟起於膚東坡詩凍合玉樓寒起粟

奔走出寺不敢回顧是

夜借宿隣翁之家憂怖之色可掬也隣翁曰玄妙觀

在寧波府治東南

魏法師故開府王真人弟子

真人修真入道之人也

符錄

召撒鬼神之書自後漢張道陵始其字類古篆籀不可解

為當令第一汝宜

急往求焉明且生詣觀內法師望見其至驚曰妖氣

甚濃何為來此生拜于座上具述其事法師以朱符

二道授之令其一置于門一懸于榻仍戒不得再往

湖心寺生受符而歸如法安頓自是果不來矣一月

有餘往衣繡橋

在寧波府治西南

訪友留飲至醉都忘法師

之戒逕取湖心寺路以回將及寺門則見金蓮迎拜

于前曰娘子久待何一向

猶言去

薄情如是遂與生

俱入西廊直抵室中女宛然在坐數之曰妾與君素  
 非相識偶於燈下一見感君之意遂以全體事君暮  
 往朝來於君不薄奈何信妖道士之言遽生疑惑便  
 欲永絕薄倖如是薄倖猶薄情也杜牧詩高得青樓薄倖名妾恨君深矣  
 今幸得見豈能相捨即握生手至柩前柩忽自開擁  
 之同入隨即閉矣生遂死於柩中隣翁怪其不歸遠  
 近尋問及至寺中停柩之室見生之衣裾微露於柩  
 外請於寺僧而焚之死已久矣與女之屍俯仰卧於  
 內女貌如生焉寺僧嘆曰此奉化州判符君之女也

死時年十七權厝於此

厝置也權厝猶假殯也

舉家赴此竟絕

音耗至今十有二年矣不意作恠如是遂以屍柩及

殯橫同集也左傳營橫於祭禮之

生殯於西門之外所後人以集木蓋棺謂之殯是

後雲陰之晝月黑之宵往往見生與女携手同行一

下髮挑雙頭牡丹燈前導遇之者輒得重疾寒熱交

作薦以切德祭以牢醴庶獲痊可否則不起矣居人

大懼競往玄妙觀謁魏法師而訴焉法師曰吾之符

籙止能治其未然今崇也

神禍成矣非吾之所知也聞

有鐵冠道人者

鐵冠道士法冠東坡詩云山人醉後鐵冠落居四明山頂

前漢書 卷二 三十一

四明山在寧波府西周回八百里二百有考効猶猶問

八十峯其山顛五峯絕高形如芙蓉

鬼神法術靈驗汝輩宜往求之衆遂至山攀緣藤葛

驀猶越也越溪澗直上絕頂東有草庵一所道人凭几

而坐方看童子調鶴衆羅拜庵上告以來故道人曰

山林隱士且暮且死烏有奇術君輩過聽矣拒之甚

嚴衆曰其本不知蓋玄妙魏師所指教爾始釋然曰

老夫不下山已六十年小子饒舌饒舌猶多言也傳

陽忽忽頭痛豐干禪師咒水噴之立差問丘異之乞一煩吾一行即與童

子下山步履輕捷徑至西門外結方丈之壇長老所

丈毗耶城有維摩居士石室以手踞席端坐書符焚

之忽見符吏數輩黃巾錦襖金甲雕戈戈平頭皆長

丈餘屹勇壯也立壇下鞠躬曲躬也請命貌甚虔肅道人

曰此間有邪崇為禍驚擾生民汝輩豈不知耶宜疾

驅之至受命而往不移時以枷鎖押女與生并金蓮

俱到鞭箠揮扑流血淋漓流類道人訶責良久令其供

狀將吏以紙筆授之遂各供數百言今錄其畧於此

喬生供曰

伏念某喪室鰥居倚門獨立犯在色之戒論語子

時血氣方強動多慾之求不能效孫生見兩頭蛇

而决斷孫叔敖為兒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

而泣母問其故對曰聞見兩頭蛇者死嚮

者見之恐去母而死也母曰蛇今安在曰恐他人

又見殺而埋之母曰有陰德者天報以福汝不死

也及長乃致如鄭子逢九尾狐而愛憐古有潘婦

紫者化為狐狐山海經青丘之北有狐四足九尾廣

記鄭生乘驢入昇平門遇美婦人自言任氏相與

交權因而率居數歲鄭生調補縣尉事既莫追悔

將之任至馬嵬為獵狗所殺乃狐也

將奚及

符女共曰

伏念某青年棄世白晝無隣六魄雖離抱朴子云

死則一魄守其一靈未泯燈前月下逢五百年歡

喜冤家佛氏以五百歲為一大劫以宿緣為冤家

故現世夫婦謂之前生業冤楞嚴經云身

是冤賊出入輪迴法苑珠林云歡喜冤者夫婦情

緣未盡之冤西廂記云紅娘俺去佛殿要音去來

呀正撞着五百年世上民間作千萬人風流話本風

年風流業冤迷不知返罪安可流

金蓮供曰

伏念某殺青為骨後漢吳祐傳殺青簡註以火炙

簡冷其汗出取其青寫書謂之

三十一

青史中此云殺青月者借用也也言殺青月草為芻靈也染素成胎墳壙埋藏是誰

作偏而用偏從葬木偶人面面目機鼓比人具躰

而微既有名字之稱可之精靈之異因而得計豈

敢為妖

供畢將吏取呈道人以巨筆判曰判斷獄之辭

蓋聞大禹鑄鼎而神姦鬼秘莫得逃其形左傳○宜三年

王孫滿曰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鑄鼎象物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魑魅魍魎莫能逢

之温嶠然犀而水府龍宮俱得現其狀温嶠傳牛渚幾深

不可測世言多惟物嶠然犀角照水見水族奇形異狀夜夢人曰幽明道別何意相及嶠明白患齒

而惟幽明之異趣乃詭恠之多端遇之者不利於

人遺之者有害於物故大厲入門而晉景歿大厲惡鬼

也左成十年晉景公殺趙盾趙盾大厲被髮批厲曰殺余孫不義壞大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

戶公覺召桑田巫巫曰不食新矣六月月旬人獻麥將食脹如廁隨而卒妖豕啼野而

齊襄姐左莊八年齊襄公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

車傷足既反無知錢之彭生齊公子魯桓公之在齊也公使彭生拉殺之因而殺彭生以解魯降

禍為妖興災作孽禽獸之妖是以九天設斬邪之

使九天四方四維中央也淮南子云暉天陽夫赤

十地列罰惡之司十地註見上卷使魑魅魍魎無以容其



奸淮南子云魍魎狀如三歲小兒赤日長耳美髮

也孔叢子云水石之怪謂之魍魎今有一脚山

之時而乃變幻形軀幻反道相惑也依附草木天陰兩濕

之夜月落參橫之景趙師雄游羅浮山醉遇梅魂

而無暗楊子云高明之蠅營狗苟詩小雅營々蒼

猶不悟死何恤焉符氏女死尚貪媼生可知矣况

猶不悟死何恤焉符氏女死尚貪媼生可知矣况

猶不悟死何恤焉符氏女死尚貪媼生可知矣况

猶不悟死何恤焉符氏女死尚貪媼生可知矣况

猶不悟死何恤焉符氏女死尚貪媼生可知矣况

猶不悟死何恤焉符氏女死尚貪媼生可知矣况

猶不悟死何恤焉符氏女死尚貪媼生可知矣况

猶不悟死何恤焉符氏女死尚貪媼生可知矣况

猶不悟死何恤焉符氏女死尚貪媼生可知矣况

猶不悟死何恤焉符氏女死尚貪媼生可知矣况

猶不悟死何恤焉符氏女死尚貪媼生可知矣况

猶不悟死何恤焉符氏女死尚貪媼生可知矣况

猶不悟死何恤焉符氏女死尚貪媼生可知矣况

猶不悟死何恤焉符氏女死尚貪媼生可知矣况

金蓮之恠誕假盟鬼以矯誣惑世誣民違條犯法

狐綏々而有蕩詩齊風雄狐綏々鶉奔々而無良

罪名不宥赦也陷人坑從今填滿迷魂陣自此打

開道書云蛾眉陷人坑燒毀雙明之燈即

押赴九幽之獄九幽猶

判詞已具主者奉行急急如律令律令雷傍走鬼或

即見三人悲啼躑躅進貌為將吏驅掙而去道人拂

袖入山明日衆往謝之不復可見止有草庵存焉急

袖入山明日衆往謝之不復可見止有草庵存焉急

袖入山明日衆往謝之不復可見止有草庵存焉急

袖入山明日衆往謝之不復可見止有草庵存焉急

往玄妙觀訪魏法師而審之則病瘖瘖不能言不能言矣

渭塘奇遇記

至順元文宗年號中有王生者本土族子居于金陵金陵即今南京

應天府楚威主以其地有王氣埋埋貌瑩寒玉瑩玉

色又神凝秋水姿狀甚美衆以奇俊王家郎稱之俊

人秀也又年二十未娶有田在松江因往收秋租

回舟過渭塘在常鎮二府之境見一酒肆青旗出於簷外朱

欄曲檻縹緲如畫高柳古槐黃葉交墜芙蓉十數株

顏色或深或淺紅葩華綠水上下相映白鵝一群鵝

名舒鴈一名鵝鵝長腹善鳴我首似傲故游泳其間

生泊舟岸側登肆市鬻之舍也沽酒而飲斫巨螯之蟬螯

大足也鱠細鱗之鱸果則綠橘黃橙橙大於橘皮厚而

蓮塘之藕蓮根松坡之栗以花磁磁

富家其女年十八知音識字態度不凡見生在座頻

於幕下窺之或出半面或露全軀去而復來終莫能

捨生亦留神注意翰意彼此目成久之楚詞滿堂兮

美人忽獨與

余今日成誼而已而酒盡出肆快快登舟前漢韓

相視以成親好也信傳居常快快註情如有所失是夜遂夢至肆中入門數重

不滿定也直抵舍後始至女室乃一小軒也軒之前有蒲萄架

蒲萄本出大宛漢張騫使西域得百架下鑿池方圓

盈丈鑿井難也易丹然無各註結砌也文池左右植

養金鯽赤音其中鯽俗呼鮒魚東坡詩池左右植

垂絲檜二株綠蔭婆娑檜松葉栢身俗號為圓栢性

靠也倚也牆結一翠栢屏屏下設石假山三峯岌然競秀

草則金線綉墩之屬金線綉墩二章名霜露不變色

窓間掛一雕花籠籠內畜一綠鸚鵡見人能言軒下

垂小木鶴二隻啣線香焚之線香如絲案上立一古

銅瓶插孔雀尾數莖其傍設筆硯之類皆極濟楚齊正

鮮明也架上橫一碧玉簫女所吹也簫作簫其形參壁上

貼金花牋四幅貼黏置也金花牋紙名揚妃外傳帝

賜李白酒作題詩于上詩體則效東坡四時詞字畫則

清平調題詩于上詩體則效東坡四時詞字畫則

師趙松雪趙孟頫不知何人所作也第一幅云

春風吹花落紅雪楊柳陰濃啼百舌一名反舌形

反覆其舌以隨百鳥之音二月始鳴至五月無聲

周禮百舌有聲讒人在側疏以為聲未可知是木舌

三十一

杜詩百古來何處重重抵報東家胡蝶西家飛前

春暹時如夢中君側有謔人櫻桃一名含桃禮記仲夏之月以

歲櫻桃今歲結會桃先薦寢廟註以鶯鳥所食故

名鞦韆蹴罷鬢髮髻鞦韆淫聲經謂之骨索註見聯芳記粉汗凝香

沁綠紗物拋水也侍女亦知心內事銀瓶汲水煮

### 新茶

芭蕉葉展青鸞尾芭蕉一名包目著于連房中自有

絲可績為布交廣人多衣之萱草花含金鳳嘴萱一作諼詩焉

北註忘憂草也一名宜男草婦人一雙乳燕出雕

懷姓佩其花宜男試之極有驗

梁數點新荷浮綠水困入天氣日長時針線慵拈音廉指

### 第三幅云

鐵馬聲喧風力緊鐵馬戎馬也防秋征馬之聲也

北風唐人詩嘶風胡馬識秋來又云鐵馬胡馬也古詩胡馬依

鴛鴦裁為玉爐燒麝有餘香麝小麝臍有香養生論

合歡被迫遂即投巖舉瓜剔出其香就繫且羅扇撲螢無

定影王建官詞輕羅洞簫一曲是誰家王褒賦鹿

上下相通故謂之洞簫

河漢西流月半斜要染纖纖紅指甲

金盆夜搗鳳仙花

草花名女子採花塗染指甲則如着胭脂

第四幅云

山茶未開梅半吐

山茶花有數種寶珠茶石榴茶海榴茶又有躑躅茶茉莉茶宮

樣茶皆紅粉色葉各不同

風動簾旌雪花舞

簾旌簾額絲

金盤冒冷

塑後猊

後猊獅子也香譜塑為後猊之形塗以黃細裏金後弄水沉

綉幙圍春護

鸚鵡倩人呵筆畫雙眉

假也

脂水凝寒上臉遲粧罷扶頭重照鏡鳳釵斜亞瑞

香枝

亞敬也瑞香花樹高二四尺花紫香烈宋朝始出於廬山雪裏開花張子湖瑞香花詞

後春前別一般梅

花枯淡水仙寒

女見生至與之承迎執手入室極其歡譁會宿於寢

鷄鳴始覺乃困卧蓬牕底尔

蓬編竹覆舟也

是後歸家無父

而不夢焉一夕見架上玉簫索女吹之女為吹落梅

風數闋

落梅風吹笛曲名李白詩黃鸝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音調瀏也亮

響徹雲際一夕女於燈下綉紅羅鞋生剔燈花誤落

於上遂成油暈一夕女以紫金碧筍指環贈生

筍與鈿同

指環刻文也

生解水晶雙魚扇墜酬之

水晶玻璃之類入火不焚千歲冰化為之扇墜

既覺則指環宛然在手扇墜視之無有矣

生大以為奇遂效元植賦元植唐詩人字微之與白居易

作鶯鶯傳賦會真詩三十韻以記其事詩曰

有美閨房秀謝道韞明之妹同郡張玄妹適顧氏

朗有林下之風顧家婦清天人謫降來風流元有

種惠黠更多才碾玉成仙骨調脂作艷胚胚婦孕

血也郭璞賦云類胚渾之初疑象太極之構天腰肢風外柳標格雪中梅

合賞千金屋李白詩金屋貯阿嬌宴登七寶臺沸經云以七寶

妖姿應自許妙質孰能陪貳也小小乘油壁小小

杭州名妓善歌舞每乘油壁車唐人詩真真醉綵

灰進上趙顯於畫工處得軟障圖一美婦頰日欲

不歇必應以百家絲皮和酒灌之則活顏如其言

試之果得美婦躑躅月生子其友日此妖也余有

神劍可斬是父真真泣日在南海地仙君見輕塵

生洛浦註見遠道接天台漢永平中劉晨阮肇入

澗水有孟流出中有胡麻飯二人相謂日此去人

簾高捲迎人戶半開菖蒲難見面見菖蒲花光彩

有異侍者皆不見暮蕊易含胎荳蔻花生葉間南

后吞之生武帝不待金屏

射隨寶教女生數歲能讀列女傳教日此女有奇相不可妄與入畫二孔雀於屏間請求婚者射

高祖射中兩目殺乃妻之則許之唐何勞玉子裁義漿饋行

者有三人食訖出石子一外與之日種此必得好玉又得好婦北平富室徐氏有女雍伯求娶徐氏

戲日以百壁一雙為幣雍伯至種石中得五雙為贖徐氏大驚遂妻之偷香渾似賈

賈賈志女見韓壽而悅之使婢通於壽乃與私焉時西域貢異香充聞壽有異香氣疑壽與女私乃

考問其婢得其狀以女妻壽待月又如崔元鎮鶯鶯傳姓崔氏

之相與私焉鶯鶯賦詩日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拂墻花影動疑是玉人來

奪策篋同婦人首飾秦宮人各後漢梁冀妻奴私於冀妻孫壽唐李賀秦官詩鸞篋奪得不還人

醉眠鸞鏡琴從卓氏猜註具金簫聲傳縹緲燭影

滿堂月

照徘徊窓薄涵魚鮎鮎魚骨通明如玳瑁故婦人以巨魚鮎為首飾或用傳窓

爐深噴麝煤眉橫青岫遠卓文君眉色不如黛如望遠山故後人效為遠

山鬢躡音躡綠雲堆躡垂貌詩鬢髮如雲杜牧賦綠雲擾擾梳曉髮也釵玉

輕輕製衫羅窄窄裁文鴛遊浩蕩瑞鳳舞筵筵

恨積鮫綃帕鮫綃註見上鶯鶯傳張貌歡傳瓊

珀盃琥珀松脂入地化為琥珀故或稱虎魄孤

眠憐月姊月姊姐多忘笑河魁河魁星名李戴仁

之小奴報日縣君至矣戴仁取百忌曆視之日今夜河魁在房不宜房事妻懷漸而返

能通夢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不知周也俄然覺則遽然周也游蜂浪作

媒

劉後村蜂媒詩蜜口喧春好信通為花評品 雌東風香鬢粘得飛英去疑是纏頭刺市紅

欄行共倚綉褥坐相偎

也 啖蔗逢佳境

似竹筴取其汁煎之可成飴今人謂之砂糖

石蜜晉顧愷之嘗食蔗自尾至本或問之曰漸入

境留環獲異財蕭愨嘗於巫峽遇神女臨別女執

手今當求別寧不相遺願郎穿指慎勿忘搵至建

鄴因誌於張景山景山驚曰此乃巫山神女指上

環世人相傳云晉簡文帝李后

所獻也王生以喻紫金指環 綠陰鶯並宿紫氣

劍雙埋

雙劍註見 良夜難虛度芳心未肯摧殘粧

猶在臂別淚已疑腮漏點何須促鍾音且莫催峽

中行兩過

註見杜 陌上看花回 註見天 才子能知

爾愚夫可語哉多生曾種福

佛語有福田 親得到

蓬萊

好事者多傳誦之明歲復往收租再過其處則肆翁

甚喜延之入內生不解意逡巡 退避 辟避坐定翁以

誠告之曰老拙惟一女未曾適人去歲君子於此飲

酒偶有所覩不能定情因遂染疾長眠獨語如醉如

癡餌藥 服藥 無效昨夕忽語曰明白郎君至矣且往

候之初以為妄固未之信今而君子果涉吾地是天

假其靈而賜之便也因問生娶未又問其門閥氏族



其等日閥積其功日閥甚喜即握生手入內室至

女所居軒下門窓戶闔則皆夢中所歷也草木臺沼

鬼用什物史記註人家常用之又皆夢中所見也女

聞生至盛粧而出衣服之麗簪珥耳璫之富又皆夢

中所識也女言去歲自君之去思念切至每夜夢中

與君相會不知何故生曰吾夢亦如之女歷叙吹簫

之曲宛音卧鞋之事無不口旁合者又出水晶雙

魚扇墜示生生亦舉紫金碧甸指環以問之彼此大

驚以為神契遂與生為夫婦于飛而還終以偕老可

謂奇遇矣

剪燈新話卷二終

カ

カ  
カ  
カ

カ  
カ  
カ

